

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

101. 卷十

阿難！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想陰盡者，是人平常夢想消滅，寤寐恒一，覺明虛靜，猶如晴空，無復羸重前塵影事，觀諸世間大地山河，如鏡鑑明，來無所黏，過無蹤跡，虛受照應，了罔陳習，唯一精真。

阿難呢！「彼善男子」：哪一個善男子呢？就是修反聞聞自性，修這個楞嚴大定的這個人。這個人是誰呢？誰修就是誰，沒有一定的名字，沒有專利權。你修就是你，我修就是我，他修就是他；任何人都有份，任何人都沒有份；你若修就有份，你若不修就沒有份，所以呀，這是很平等的，很公平的。

這個善男子，「修三摩地呀」：修啊，就是修行，啊，用功去修行，坐禪；啊，不是一天到晚盡吃飯不修行，要修行；坐禪、聽經、打坐；坐禪就是打坐；聽經，就要學佛法，這就是修行。三摩地，這個呢，修行什麼？就是修行定力。怎麼修定力呢？這個定力，你就要打坐，你要坐禪。

由戒生定，先呢，就要持戒，所以你們現在都要受戒了；這由戒才能生定，你先要有了戒了，你守戒，守住戒，啊，這個沒有邪淫的行為，男人也規規矩矩的守規矩，女人也規規矩矩的守規矩。就像那個關帝公似的，關帝公啊，這個就是關帝公啊，他生不二色，一生就一個太太，他不接近第二個女人，所以你看他臉紅紅的那個樣子啊，那就是他的自己有浩然正氣。

現在你們受戒了，我要先告訴你們，要只可以和自己的夫婦間呢，有這種啊，性行為可以；如果在外邊去胡鬧去是不可以的；不可以東去胡鬧，西去胡鬧的。我講這胡鬧啊，你們懂不懂啊？你慢慢就明白了。不要去不守規矩，就是要守規矩，做事要光明正大，哎，這才有定力。你要先受了戒，然後再修定，修定就有定力，有定力才能有慧力呢！

現在為什麼有魔了？就因為有點定力，又有慧力不夠，所以呀，就發生一種魔障。魔障，你若定力功夫深呢，就把這個魔打退了。

啊，「想陰盡者」：這個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陰呢，這個想陰沒有了，想陰破了。啊，你這個用心交互啊，把這個想陰給戰勝了。這個想陰的五十種陰魔既然破了之後，「是人平常夢想消滅」：這個人呢，就得到一種境界。什麼境界呢？不是不吃飯的境界，也不是不睡覺的境界；什麼呢？睡覺可是

睡覺，吃飯可是吃飯，可是沒有夢了，這個人呢，**夢想消滅，他沒有夢了，不作夢了。**

所以呀，啊，那個孔子不說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甚矣，他說，啊！吾衰也，我老的很了，我現在老了，甚矣，吾衰也，我衰老了，老衰了！啊，很久我也沒有夢見周公了，沒有夢見周公，那個周朝的保護武王啊，那個周公；他沒有夢見周公。為什麼他沒有夢？他也是啊，那時候大約想陰破一點了，所以就沒有夢了。

他啊，不過他不知道這是想陰破呀，他就說，哦，我怎麼沒有夢了呢？我怎麼不作夢了呢？啊！是老囉！他不知道啊，這個大約孔子他也有修身的功夫啊，他想陰大約沒有了，所以他自己不明白，所以他說，哈，他老了，沒有夢了。想陰破了，就夢就消滅了。

「寤寐恆一呀」：寤，就是醒著；寐，就是睡著了。那個古文上，你讀過古文那讀過那個鄭武公克段於鄆，那不講了，說啊，「初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莊公及共叔段，莊公寤生」，那個莊公啊，就是他媽媽本來睡覺啊，在這個她睡醒了，這個小孩子就生出來了；生出，她就醒了，所以叫寤生；這個寤呢，就是醒著；寐，就是睡著了。

寤寐恆一，寤，醒著時候，和睡覺一個樣；睡覺的時候，又像醒著的時候一個樣，這叫寤寐恆一。為什麼呢？他不顛倒了，沒有夢想了。這就是啊，因為你**想陰破了，才能遠離顛倒夢想了，才能得到這種涅槃的境界**；你想陰如果不破，你這個顛倒不會沒有的，所以這個地方啊，應該要注意的。

我們研究佛法，要把這個五陰呢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這五陰呢，這非常重要的。還有那個六結，那個六結啊，你怎麼樣解？你若知道，可以解的；你若不知道那個結啊，你總也解不開呀，哦，那就把你綁住了，把你捆住了；捆住你，你就不自由的；啊，你若解開，就得到自由了。寤寐恆一，啊，我不要講得太多，講太多啊，太費時間了。

「覺明虛靜啊」：這個覺明虛靜，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寤寐恆一呀，他也睡著了也醒著，醒著和睡著了是一樣。他這個是什麼境界呢？根本呢，**他就睡的很少，很輕很輕的，就這麼一閉眼睛，哦！他這個神就養足了。**不是像這些個人，哦，睡，一天到晚由早起睡到晚間，晚間又睡到早起，啊，總睡不夠，啊，總睡不夠！為什麼呢？他為什麼睡不夠？他那個想陰沒有破，所以他就昏沉就重；想陰破了，那個人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；啊，寤寐恆一，醒

著和睡一樣的；睡著和醒，又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

所以他睡著了，你說話他會聽見的，這種的境界是很微妙的。你不要以為他睡著了，你就罵他，他也知道；你說他不好話，他知道的，不過他不向你呀，說穿了。哎！寤寐恆一，你看這種境界多妙啊！所以天上人為什麼，天上的人呢，就也不吃東西，也不睡覺？他是啊，常常清醒的有的天人。

啊，「猶如晴空啊」：他這種虛靜啊，覺銘虛靜的這種情形啊，像什麼似的呢？就像那個萬里無雲萬里天一樣，就像那個晴空啊，太陽光明照耀萬里呀，「無復麤重啊」：把這個麤重的這種的情形都沒有了。啊，與「前塵影事」：前邊呢，這個塵影啊，一切的事都沒有了。

「觀諸世間呢，大地山河」：他看這一切的世間啊，山河大地呀，啊，「如鏡鑑明」：就好像鏡子照物似的，照的時候，有了，啊，他那個心；這個物過去了，沒有了，啊，不留痕跡；不留痕跡，這種就像那個光明鏡似的一樣。

「來無所粘」：這個什麼境界來了，也不會著住到這個境界上；無所粘呢，就是不執著。「去無蹤跡」：啊，去了就沒有了。啊，這所謂呀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這個三心不可得，所以來無所粘，去無蹤跡。

「虛受照應」：啊，這種虛受照應這種情形啊，「了罔陳習呀」：把那以前的那些個習氣呀，這個陳呢，是陳舊的；習呀，就是習氣；了罔，罔，就是沒有了；了，也是空了。啊，把以前這些個習氣呀，舊習氣呀，啊，那些個臭習氣呀，那些個惡習氣呀，那些壞習氣呀，都沒有了。啊，你看，有的人呢，一說話就很臭，那是臭習氣；有的人呢，一說話很壞的，那是壞習氣；啊，有的人呢，啊，總而言之啊，那貢高我慢呢，這個習氣太多了。所以這些個習氣都沒有了，這叫了罔陳習。

「唯一精真」：唯一的就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精真的這種的念。這個念是什麼呢？就是那個第八識，這個唯一精真呢，就是第八識。這個第八識呀，這個時候啊，把那個前六識啊，七識啊，都沒有了；到這個地方，就到這個第八識啊，這一轉就是大圓鏡智，就是佛的大圓鏡智。所以現在呀，到這個地方他還沒有轉呢，這唯一精真。

生滅根元從此披露，見諸十方十二眾生，畢殫其類，雖未通其各命由緒，見

同生基，猶如野馬，熠熠清擾，為浮根塵，究竟樞穴，此則名為行陰區宇。

「生滅的根元」：生滅的根元，就是生死的根元。生死的根元是什麼呢？這生死的根元，就是第七識，和第六識這個這種微細的動相。「從此披露」：因為前邊呢，那個想陰破了，現在到這個行陰，所以說啊，從此披露，從此啊就露出。

「見諸十方，十二眾生」：十二類的眾生，從這個卵生，乃至於非無想，這十二類的眾生。「畢殫其類」：這十二類，每一類啊，這個道理，他都窮盡。這個「殫」字當「盡」字講，已窮盡，完畢了。

「雖未通其呀」：雖然沒有得到，沒有通其，「各命由緒」：每一個人呢，這個生命啊，由緒，由，他的來由；緒，他的頭緒；沒有啊，完全清楚。「見同生基」：可是啊，這個見呢，見到啊，這個十二類的這個眾生啊，這個生的這種根元。這種根元像什麼呢？像野馬。

這個野馬，什麼叫野馬？這個野馬，就是陽燄。什麼又叫陽燄呢？就是啊，在春天，在遠處看的那個地方有水；到了近前了，它沒有水。這個呢，在《莊子》啊，就叫野馬。在這個《楞嚴經》上又叫它叫陽燄。這是春天呢，那股地的蒸氣。這又說啊，這個每逢這個地下有這股蒸氣的這個地方啊，這個地方都有風水，風水都不錯的。所以在佛經上又叫陽燄，那個野馬就是那個東西。

「熠熠清擾」：熠熠呀，就是有少少的光啊，而不清楚這種的景象，這種景象。清擾，那麼擾亂的這種境界不太大。「為浮根塵」：這個呢，這也是一種浮根塵。「究竟樞穴」：浮根塵，浮根六塵，這個浮根呢，言其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呀，這都是浮根，不是很實在的，浮根六塵。

究竟樞穴，樞呢，這個樞，就是那個門安門那個地方的一個門鈕，又叫門軸。跟這個穴呀，就是安這個門軸的那個地方，這個門可以開關呢；在現在這是用這個門交，兩個鐵的這東西。在中國的古來門呢，就是有這個門樞。這樞啊，就是門後邊的那個樞鈕，這個穴，就是那個地方那個窟窿。那麼這個也就是浮根塵的究竟樞穴。「此則名為行陰區宇」：這個這種情形呢，就是叫這個行陰的區宇。

若此清擾熠熠元性，性入元澄，一澄元習，如波瀾滅，化為澄水，名行陰盡，是人則能超眾生濁，觀其所由，幽隱妄想以為其本。

「若此清擾啊」：就是說呀，這個熠熠清擾這種的樣子，「熠熠元性」：這個有小小的光明這個樣子啊，啊，這種的性質。「性入元澄」：這種的性質啊，那麼久了，它就入元澄，就澄清了。「一澄元習」：澄清，既然澄清了，就把那個本來的那種的性啊，現出來，這種習氣呀，也都沒有了。把這個本來的這種清淨的性現出來，習氣沒有了，就好像那個波瀾呢，滅了。

這個想陰呢，就好像啊，瀑流似的。前邊那個經上不說，比方它是瀑流嗎！那麼現在這個又說是波瀾，這波瀾呢，也就是瀑流，這個水呀，流的很急的。這個波瀾滅了，波瀾滅了，「如波瀾滅」。

「化為澄水」：化為啊，澄清的水了。澄清的水呀，「名行陰盡」：這個行陰呢，好像那個細波浪似的，水上的細波浪。那個想陰呢，就好像那個瀑流，清流急湍呢，流的很急那個水；這個行陰呢，就是微細那個波浪；等到那個識陰上啊，那個水如水無波，就水上啊，沒有波了，沒有波浪，所以呀，化為澄水，澄水就沒有波浪了，名為行陰盡，這個景象呢，就叫行陰盡了。

「是人則能超眾生濁」：這個人呢，就能超越這個眾生濁這種境界。「觀其所由，幽隱妄想」：這個到這個時候阿，還有妄想，可是這個妄想啊，就不怎麼樣顯著了。有啊，幽隱，你不容易看的見，不容易呀，覺察的到這種妄想，很微細的，這個微細微細的這個相，啊，「以為其本」：以做它的根本。

阿難當知，是得正知，奢摩他中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十類天魔不得其便，方得精研，窮生類本。於本類中，生元露者，觀彼幽清，圓擾動元，於圓元中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二無因論。

阿難當知，「是得正知」：這個得到正知，「奢摩他中」：在這個寂照的裏邊，「諸善男子」：寂照，也就是啊，定中，在這個定中裏邊這一切善男子。「凝明正心」：凝明啊，這個凝明啊，凝，就是凝結，凝結這個明，也就是啊，由定中啊，發出這種的明，發出這種光明的正心。

「十類天魔」：因為他有這個凝明的，凝明正心呢，所以到這個十類的天魔呀，也「不得其便」：他啊，都沒有法子啊，來擾亂這個修道的人了。「方得精研」：所以呀，他就啊，得到這種的機會來精研呢，他這個定力。「窮生類本」：把這個十二類的眾生啊，的根本，他都窮盡了。

「於本類中啊」：於每一類的裏邊呢，「生元露者」：他這個這一種的眾生

啊，這種根元，都啊，披露出了。「觀彼幽清啊」：他啊，又觀察這一切的眾生啊，這種幽清，很難見的到的這種境界。「圓擾動元」：這種很圓融的，但是啊，還他圓擾動元呢，就是在這個七識裏邊呢，有這麼一種微細的動相，這叫圓擾動元。

「於圓元中」：在這個圓滿呢，這個本來自性這裏邊，就「起計度者」：他忽然間也就生了一種變化，起了一種計度。計呀，就是算計；度，就是度量(這個字讀ㄉㄨㄛˋ)。「是人墮入，二無因論」：這個人呢，就會墮入這兩種的無因論裏邊。

一者、是人見本無因，何以故？是人既得生機全破，乘於眼根八百功德，見八萬劫所有眾生，業流灣環，死此生彼；祇見眾生輪迴其處，八萬劫外冥無所觀，

這兩種的無因論，第一的是，他看見呢，這個人，「見本無因」：見這個本來呀，他沒有因呢，就做人的。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緣故呢？「是人既得生機全破」：這個人呢，把這個想陰呢，斷了，這叫生機全破。那麼這個行陰呢，猶如啊，細浪；那麼在這個他破了這個想陰之後，就叫生機全破。生什麼機呢？就是生這個妄想的機會全破了，沒有妄想了。為什麼前邊說破了想陰，就沒有夢了呢？也就因為啊，他這個生妄想這個機破了。

「乘於眼根呢」：他用這個眼根的「八百功德」：眼根，每一根不有一千二百功德，這個眼根呢，它因為不全，所以就有八百功德。那麼他用這個眼根的八百功德，「見八萬劫」：他這個想陰破了，就可以見到八萬劫以內的事情，見八萬劫以內「所有眾生」。「業流灣環」：在眾生啊，造業這個流的裏邊，這個灣環裏邊。

「死此生彼」：這個業流灣環，也就是啊，在這個世界上啊，這個業，就比方一個流啊，比方一個海似的。那麼在這個灣環裏邊，死此生彼，在這個地方死了，又生到那個地方。「祇見眾生輪迴其處」：他就看見這個眾生啊，在這八萬大劫以內呀，輪迴，死此生彼，死彼生此，這樣互相輪迴其處。「八萬劫外」：在這個八萬劫以外的事情呢，他「冥無所觀」：他就啊，不知道了，冥無所觀了。

便作是解：此等世間十方眾生，八萬劫來，無因自有。

「便作是解」：他就啊，做這麼一種見解；因為他看不見八萬大劫以外的事

情啊，所以他就做了一種的判斷。怎麼判斷呢？他說啊，「此等世間十方眾生啊」：這所有十方的一切眾生，「八萬劫來」：在八萬大劫以來呀，「無因自有」：他們也都是啊，沒有什麼因緣呢，啊，沒有什麼因緣他們就自己呀，就生出來的，自己就有了。

由此計度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由此啊，他就旁計，向旁邊呢，計度。「亡正徧知」：他呀，把這個正知、徧知啊，都亡失了。「墮落外道啊」：就會墮落到外道裏邊去，「惑菩提性」：對這個菩提心性啊，他迷惑了。

二者、是人見末無因，何以故？是人於生，既見其根，知人生人，悟鳥生鳥，鳥從來黑，鵠從來白，人天本豎，畜生本橫，白非洗成，黑非染造，從八萬劫，無復改移；

第二者是什麼呢？「是人見末無因」：第一的是見本無因呢，這是見末它沒有因。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緣故啊？「是人於生啊」：是人呢，這個人呢，他就啊，於這所有的一切的眾生。「既見其根」：他看見他的根本。「知人生人」：哦，他就啊，自己呀，好像開了悟似的，好像啊，生了一個大智慧，他知道了。知道什麼呢？他說，哦，這個人呢，生生世世都是做人，人呢，就是生人。啊，「悟鳥生鳥啊」：他說這個鳥啊，生生世世牠都是做鳥的；人呢，生生世世都是做人；鳥，生生世世啊，牠都做鳥的。

啊，「鳥從來黑呀」：這個烏鴉，從來牠就是黑色的，也不需要啊，用墨染牠，牠就是黑色的。「鵠從來白」：那個鵠啊，鵠鳥啊，啊，一生來牠就是白色的。「人天本豎」：人呢，和天上的天人呢，都站著走的，都豎起來走路的。啊，「畜生本橫啊」：這個畜生啊，牠就橫行的，畜生啊，牠就四條腿趴著在地上走，這都有一定的。

啊，「白非洗成啊」：這個白呀，不是洗它才變成白色的。「黑非染造」：這黑色的，好像那個烏鴉也黑色的，你不是用顏色把牠染黑。啊，這鵠啊，啊，牠這個白色也不是你洗了然後牠才變成白色的。啊，「從八萬劫呀」：它呀，從這個八萬大劫，「無復改移」：這都沒有改的，在這個八萬大劫以內這個都不變，都不改變。

今盡此形，亦復如是；而我本來不見菩提，云何更有成菩提事？當知今日一切物象，皆本無因。

這個人呢，他能看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，所以呀，他說現在盡這個形，這個身形，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就像啊，在這個八萬大劫以內這個眾生，啊，也沒有一個來源。「而我本來」：他說，我本來，「不見菩提」：我也沒有看見菩提是什麼樣子。

「云何更有成菩提事」：我既然沒看見在這個八萬大劫以內我都沒看見菩提是個什麼形相，我怎麼可以呀，更有一個成菩提的這種事情呢？「當知今日一切物象」：啊，他說啊，應該知道這一切物象啊，「皆本無因」：啊，完全呢，是沒有一種因緣它就生出來的。其實啊，他只知道觀看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，而八萬大劫以外的事情，他不知道。

在佛住世的時候，有一個老人呢，來出家，到這個廟上去出家。佛呀，不在廟上，到外邊去。那麼這一切的阿羅漢一看這個老人呢，這個老人大約八十多歲了，啊，也雞皮鶴髮，行步龍鍾的這麼樣子。

這一切大阿羅漢，凡是來出家人呢，他都要出家的，他都查一查他的前因後果。他一看，這個老人呢，在八萬大劫以內，沒有種過一點善根，一點好事他也沒有做過，於是乎這個大阿羅漢，說你不能出家的，你因為沒有種善根呢，出家人呢，「莫道出家容易得」，你不要以為呀，這個出家很容易就出家了，「皆因屢世種菩提」，你要生生世世啊，都種這個菩提的善根，才能出家的。那麼你現在呀，你雖想要出家，但是你呀，沒有善根；你沒有善根呢，所以現在啊，你來出家，不能收你出家的，你還要走了！

這個老年人一聽，他沒有善根不能出家，於是乎就哭起來，一邊哭一邊就走了；走了一想，自己這個命運也不好，這麼大年紀想要出家，這佛的弟子也不收。於是乎一邊走就一邊哭；哭的，自己就想啊，我都去啊，自殺去好了，或者上吊，或者跳河，啊，不要活著了！他這一念的誠啊，感動釋迦牟尼佛就回來了。回來，釋迦牟尼佛就問他，說你哭什麼？

他說，我呀，想去跟釋迦牟尼佛出家，釋迦牟尼佛沒有在廟上，這個佛的弟子啊，說我沒有在八萬大劫以內呀，都沒有種過善根，一點好事都沒做過，所以就不收我出家。我因為這個，想著活著也沒有興趣了，莫如死了好，啊，所以我就很悲哀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哦，那你不要哭了，我許可你出家，我幫忙你出家，你回來了！於是乎這個老年人呢，就回來，跟著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就許可他

出家了。這一切的弟子啊，就生了懷疑了！啊，說這很奇怪的，佛收弟子都要有善根的，這個老年人他根本就沒有善根，佛怎麼收他呢？就請問佛，為什麼收他出家？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這個一切的弟子啊，說你們這個阿羅漢，只能看呢，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，八萬大劫以外啊，你們就都不知道了。這個老年人呢，在八萬大劫以外呀，他是一個到山上的去斬柴的一個人。有一天呢，他就遇到一個一隻老虎；這個老虎，看見老虎他就跑到樹上去了，這個老虎啊，就咬這個樹，要把這樹咬斷了好就吃他。

正在樹要斷的時候啊，他著急了，就念了一聲南無佛！念了一聲南無佛啊，這個老虎也就走了，不咬這個樹了。於是乎等這個老虎走遠了，下來，這才回到家去，沒有被虎吃。說他現在出家呀，就是在八萬大劫以外啊，他念這一聲南無佛！他這個善根呢，的種子阿，現在呀，應該出芽了，應該結果了，所以他就來出家就修道了。那麼釋迦牟尼佛這樣一說呢，這一切的弟子才啊，解除他的疑惑。

所以呢，這他說，一切物象，皆本無因，因為他不知道啊，八萬大劫以外的事情。

由此計度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

由這樣的他計度，他這麼樣想啊，亡失正徧知這種的知見了。「墮落外道」：就會墮落到外道，「惑菩提性」：對這個菩提性啊，就不明白了。

是則名為第一外道，立無因論。

這個呢，就是名第一種的外道，他所立的是無因論，什麼事情啊，沒有一個來源，他說。

阿難！是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圓常中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四徧常論。

「阿難，是三摩中」：在這個定力呀，修定力的，在這個定中。「諸善男子」：這一切的善男子。「凝明正心」：他這種啊，由定而生出一種智慧的這種的正心。啊，「魔不得便呢」：這魔王啊，沒有辦法他，到現在呀，這是魔王啊，沒有法術可以擾亂他的定力了。可是啊，他在自己這個行陰裏頭啊，有

的時候就生出來一種變化，變化，就會呀，墮入這個一種的邪知邪見的裏邊去。這所謂自心魔！這由自心生出來這種魔。

啊，「窮生類本」：他呀，窮盡這個眾生啊，這種類的根本。「觀彼幽清」：他觀察這一切眾生啊，這個最幽清這種的根本的性。「常擾動元」：在這種啊，清幽啊，他也有一種動相，常擾動相，這微細的動相。「於圓常中啊」：在這個微細動相啊，這個圓常的裏邊，「起計度者」：他就生出一種啊，邪見，生出一種啊，妄度。妄度啊，「是人墮入」：這個人呢，就會呀，墮落入啊，「四徧常論」：四種的徧常的知見，徧常的論議裏邊。

這四種的徧常論議是什麼呢？一者、是人窮心、境性，二處無因；修習能知二萬劫中，十方眾生所有生滅，咸皆循環，不曾散失，計以為常。

第一者呀，他這個人生出來一種啊，邪知邪見，他就「窮心境性啊」：他呀，研究窮盡了這個心，和這個境這兩種的性。「二處無因」：這兩處啊，都沒有一個根本，沒有什麼來源，也沒有一個種子。「修習能知」：他呀，由修習這個定力呀，他能知道。「二萬劫中」：能知道兩萬劫裏邊的。

「十方眾生」：啊，所有十方一切眾生，「所有生滅」：所有的一切眾生的生滅，他都知道。「咸皆循環呢」：這麼循環無端的，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；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，這個咸皆循環，都是循環的。「不曾散失」：在這個循環的時候啊，也沒有散失過。「計以為常」：所以因為他沒有散失，他就說，哦，這是常的，這是啊，不會改變的。

二者、是人窮四大元，四性常住；修習能知四萬劫中，十方眾生所有生滅，咸皆體恆，不曾散失，計以為常。

：第二種的道理呀，是怎麼呢？這個人，「窮四大元」：啊，他研究啊，窮盡這個地水火風啊，這四大的根元。「四性常住」：他說地水火風啊，這四種的性啊，都是常住不壞的。實際上啊，這地水火風，它都是啊，由眾生的妄想造成的，它沒有體性的。那麼沒有體性，它怎麼會常住的呢？啊，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。

「修習能知」：他因為修習呀，能知道四萬劫中，十方眾生，所有的生滅。啊，「咸皆體恆」：他說，他這個生滅的體性啊，是常恆的，是不變的，啊，「不曾散失啊」：他啊，沒有散失過。「計以為常」：所以他說，哦，這是啊，這是恆常不變的了，這是第二種。

三者、是人窮盡六根，末那執受，心意識中，本元由處，性常恆故；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眾生，循環不失，本來常住，窮不失性，計以為常。

「三者」：第三種啊，這個人，「窮盡六根」：他啊，研究啊，窮盡這六根。六根呢，就是第六意識，第六根這個意識。「末那執受」：和這個末那識。末那識啊，就前邊叫染污嘛，就是那個染污識，執受。「心意識中」：在這個心意識的裏邊，就是啊，第六識啊，第七識啊，這個裏邊。「本元由處」：本來呀，那個元由，元由的處所，「性常恆故」：這個它的本性啊，是常恆不變。

「修習能知」：他啊，因為用功，用這個反聞聞自性修行的功夫啊，能知；他能知道八萬劫中，一切眾生。「循環不失」：這麼循環輪迴來回來回的，生了死，死了生啊，都不散失。「本來常住」：本來呀，是常住不變的。「窮不失性」：他研究他這個不失的這個本性，「計以為常」：他說這是恆常不變。

四者、是人既盡想元，生理更無流止運轉，生滅想心，今已永滅，理中自然成不生滅，因心所度，計以為常。

第四種啊，這個人，「既盡想元呢」：他這個想陰呢，破了。「生理更無」：他啊，在這個想陰破了的時候啊，這種啊，生妄想這種的理呀，也沒有了，也這個念頭啊，也有定力了，也凝明啊，正心了；更無，沒有啊，再生這妄想的這種情形了。

「流止運轉」：在他這個行陰呢，流止運轉的時候啊，「生滅想心」：這個生滅的想心，「今已永滅」：現在已經啊，滅了，不打妄想了。「理中自然」：在這個理論裏邊呢，自然呢，「成不生滅」：就成了一個不生滅。「因心所度」：因為啊，這樣子用心來度量啊，「計以為常」：說這也是恆常不變。

由此計常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二外道，立圓常論。

因為啊，他計度這四種的徧常論，所以呀，就失去這個正徧知這種的智慧，「墮落外道」：他墮落到這個外道這種理論裏去了。「惑菩提性」：所以呀，他因為跑到外道這個理論上去了，所以對於菩提性啊，他也就不明白了，就生出一種迷惑。

「是則名為啊」：這個名字啊，叫「第二外道」：第二種的外道。「立圓常論」：他啊，所立的是圓常論。

102. 卷十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自他中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四顛倒見，一分無常，一分常論。

「又三摩中」：在這個定裏邊，這個「諸善男子」：一切的修行的善男子。「堅凝正心」：他因為堅固他這個定力，而得到這種正心，「魔不得便」：所以呀，他因為有正心，所以魔就不能有機會來障礙他；但是他自己會生出來自心的魔。他「窮生類本」：窮這個眾生啊，研究眾生的這十二類呀，的根本。「觀彼幽清」：觀他這個幽隱的這種清淨的根性。

「常擾動元」：在這時候啊，修到這種程度上啊，這是行陰呢，有一種微細的動相。「於自他中」：在這個自他這個裏邊，「起計度者」：生出來一種啊，計度。「是人墜入四顛倒見」：這個人呢，會生這種的妄想，發這種的自心魔，會墜落四種的顛倒見裏邊。

這四種顛倒見呢，他就是，啊，又說是常，又說是無常；又說亦生亦滅，亦常亦無常，亦動亦靜，亦垢亦淨，亦生亦死；他這個都是說兩邊的話，來回呀，沒有決定辭，都是啊，兩頭堵，啊，這頭也，這麼樣也好，這麼樣也好，沒有決定辭，啊，四種的顛倒的見解。「一分無常」：或者他說這是無常，啊，他說又是有常，又常了，這樣子顛倒，來回沒有一定，把人都搞亂了。

一者、是人觀妙明心，徧十方界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；從是則計我徧十方，凝明不動，一切眾生，於我心中，自生自死，則我心性，名之為常，彼生滅者，真無常性。

第一的他這種理論，他說什麼呢？這個人呢，「是人觀妙明心」：這個修道的人呢，他啊，觀看他這個妙明心。「徧十方界」：這個心呢，啊，徧滿十方界。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」：他，這個湛然呢，清淨啊，以為啊，這個是究竟的一個神我。「從是則計」：因為他啊，看見這個自己心徧十方界，他以為是個神我，從這他就計度。

「我徧十方」：他說我呀，我這個心徧滿十方。「凝明不動」：啊，在那如如不動啊，啊，又有定力的，又有智慧，這個定慧圓明，定慧都不動了。「一

切眾生」：所有十方一切眾生啊，「於我心中啊」：因為我這個心徧滿十方啊，所以這一切眾生都在我的心裏頭。「自生自滅」：啊！這個眾生在我心裏，又生了，又滅了，又生了，又死了，死了又生。

「則我心性，名之為常」：可是我這個心性啊，是不生滅的，徧滿十方界，所以呀，這就是一個常，我這個心性是個常的。「彼生滅者」：彼，說眾生啊，在他心裏又生又死，又死又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這一種啊，啊，接連不斷呢，不斷接連呢，這種啊，性質是無常性，「真無常性」：因為他又生又死，又死又生，這是無常的；我這個心呢，是個常，我這個心徧滿十方，這是常住不變的。他這個眾生又生又死，這是無常的。

二者、是人觀其心，徧觀十方恆沙國土，見劫壞處，名為究竟無常種性，劫不壞處，名究竟常。

第二種，這個人呢，他「不觀其心」：他不向啊，心裏頭觀。前邊呢，他是看他自己的心徧十方啊，現在他看呢，「徧觀十方恆沙國土」：他看外邊呢，這恆沙國土。「見劫壞處」：他看見呢，這個某一個國土，這個劫呀，夠了。成住壞空這個劫壞，到這個壞的時候了。

「名為究竟無常」：說這個究竟是無常，「種性」：無常的種性。「劫不壞處」：他看那個劫呀，沒有壞的地方啊，他就說啊，這是究竟常，這是一個常。所以呀，有一個無常，有一個常。

三者、是人別觀我心，精細微密，猶如微塵，流轉十方，性無移改，能令此身，即生即滅，其不壞性，名我性常，一切死生從我流出，名無常性。

第三種的他這個顛倒的論呢，這是這個人，「別觀我心」：他呀，分別來啊，觀察自己的心。「精微細密」：這個精微細密，這都是啊，這個行陰的這種樣子。精，精而又精；細，很仔細的；微，很微妙的那個地方；密，覺察不到的地方叫密。「猶如微塵呢」：這一些個好像那個微細的波浪這種的塵境，猶如微塵呢，就好像啊，這個微塵一樣，「流轉十方」：流轉到十方。

「性無移改」：他這種的流轉性啊，沒有移改的，不會變的。「能令此身」：能啊，使令這個身，「即生即滅」：啊，又生了，又滅；又滅了，又生。啊，「其不壞性」：他啊，這個流動性啊，它不壞；啊，這個不壞的性，「名我性常」：這是我啊，我的自性的一個常，常性。「一切死生」：等啊，這個又死又生，又生又死，這一切的死生啊，「從我流出」：從我這個常性流出，

這是「名無常性」：這個叫無常性，這個死生啊，叫無常性。

四者、是人知想陰盡，見行陰流，行陰常流，計為常性，色受想等，今已滅盡，名無常性。

第四者，這個人修行啊，啊，又他知道啊，想陰已經盡了，「見行陰流」：他呀，覺察到這個行陰呢，這個細流了。「行陰常流」：現在這個行陰呢，這個微細的流啊，好像波浪這個流似的。「計為常性」：他因為現在他看它沒有改變，說，哦，這是個常的，這是個常性。「色受想等」：前邊那個色陰、受陰、想陰等啊，「今已滅盡」：現在已經沒有了，「名無常性」：它沒有了，所以這是無常性，他這樣想。

由此計度，一分無常，一分常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三外道，一分常論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由前邊呢，這四種不正確的理論來計度，他呀，來計度。「一分無常」：他說一分，這一分就是無常，那一分呢，就是有常，就是常，常，就是有常。「墮落外道」：他因為這個顛倒的論議，他啊，自己已經對這個理論呢，不清楚了，所以就墮落變成外道的知見，外道的思想，外道這種理論。「惑菩提性」：所以呀，就迷惑這菩提的正性了。「是則名為，第三外道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是第三種的這個顛倒論議的外道，「一分常論」：一分常論，一分無常論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分位中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四有邊論。

「又三摩中」：在這個修這個定，反聞聞自性耳根圓通這種定的裏邊，「諸善男子」：所有一切的這個善男子。「堅凝正心」：他啊，這各色陰、受陰、想陰這三種的陰都破了，這時候他定力堅固，有一種正心。

所以呀，這個天魔外道，「魔不得便」：因為在這個色受二陰的時候，這個天魔都可以呀，擾亂他的心性。跟這個想陰呢，天魔就不能啊，直接擾亂他的心性，而啊，要附到其他的人的身上，來擾亂這個修定人的定力。

現在呢，到這個行陰上啊，就他使其他的人，這個魔啊，附到其他人身上，也不能來擾亂他這個定力了，所以這叫啊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

「窮生類本」：他呀，窮盡這十二類的眾生啊，這個本源，「觀彼幽清」：觀呢，這個眾生啊，最幽隱這個清淨納種性，「常擾動元」：那麼在這個行陰的這種的微細的動相裏邊，又叫常擾動元；「於分位中」：這個分位呀，有四種，在後邊呢，會講的，叫分位。

於分位中啊，「生計度者」：生出一種計度，計度，就是想一想；啊，想一想怎麼樣呢？「是人墮入四有邊論」：他這一想啊，就生出一種啊，妄計；妄計呀，有邊；妄計四有邊論，這是外道的四種的論。

一者、是人心計生元流用不息，計過未者，名為有邊，計相續心，名為無邊。

這四種的分位，第一種就是三際的分位。三際，什麼叫三際呢？三際就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過去際、現在際、未來際，這叫三際。「三際求心心不有」，說在這個三際求這個心呢，沒有。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為什麼呢？你說這個過去，什麼是過去？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已經過去了，過去心不可得。現在，現在的不停，現在，你說這個是現在，哦，這個又過去了；你說這個是現在，這個又過去了，現在不停，你現在心在什麼地方？未來心，這未來的還沒有來呢，沒有來的也是沒有啊，所以這三際求心心不有，心沒有了；「心不有處妄原無」，心既然沒有，心都沒有了，哪個地方有個妄想呢？

你若會得這種的道理呢，根本就沒有。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，什麼也沒有的。所以呢，現在不過這個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他生出一種執著！生出一種執著什麼執著呢？計有計無，他不是啊，說有，就是說無，所以有邊論、無邊論。

「一者、是人心計生元」：這個人呢，他啊，在心裏呀，就算計了；算計什麼呢？算計呀，這個行陰呢，在這個行陰這個情形上啊，他啊，算計這個十二類眾生的這個本元。「流用不息」：他說這個本元呢，流用不息，不停止。這個流用不息，也就是這個行陰的表現，這行陰表現呢，這流用不息。

「計過未者」：他啊，在這個時候，他就啊，計算了。啊，說過去和沒來這兩種的，過去際是未來際，哦，這是有邊，過去有邊，未來這也有邊，他說這是有邊。他這種的論呢，就是根本就是不合理的，根本就沒有這個道理。過去、未來怎麼這有邊呢？沒有邊的；他就認為有邊了。

他以他這種的妄計呀，這種妄執啊，就計說這是有邊。他這個修道啊，腦筋不清楚這個人，也就是沒有智慧這個人，這個修道，修到這個想陰破了，行

陰上啊，他就迷失正路了；迷失正路，所以就計有計無。「計相續心」：他說啊，這個現在心呢，現在現在的相續不斷。相續不斷，就「名為無邊」：因為它不斷，你就無量無邊，沒有邊際，它不斷，這叫無邊。

二者、是人觀八萬劫，則見眾生，八萬劫前，寂無聞見，無聞見處，名為無邊，有眾生處，名為有邊。

這第二個分位，第二個分位呀，是什麼呢？是見聞的分位。啊，他以這個能見，能聞的，做一個邊；不能見聞的，又是一邊，所以又落兩邊了，兩邊呢，都不是中道，這都落於二邊了。「二者、是人觀八萬劫」：他在這個一靜坐呀，這種定力呀，一觀察，可以觀察到八萬大劫這麼長的時間。

八萬大劫這麼長的時間呢，你說，他就啊，「則見眾生啊」：他就啊，看見這所有的這十二類眾生，在「八萬劫前」：八萬大劫以內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看見眾生啊，頭出頭沒，看見眾生生生死死；可是啊，超過八萬大劫，他就看不見了，啊，他不見不聞了。在不見不聞的時候，啊，「寂無聞見」：哎，八萬大劫以外，他就看不見了。

在這看不見的這個地方，他就給它起個名字，說這就叫無邊，沒有邊了，沒有邊了。「有眾生處，名為有邊」：他在這個能看見有眾生這個地方呢，他就說這就是有邊；這是又落於二邊了，他又著到著無、著有。就是著無，落到空上了；著有，就落到色上。這一個著空，一個著色，所以都不合乎中道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佛批評他是外道。

三者、是人計我徧知，得無邊性，彼一切人，現我知中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名彼不得無邊之心，但有邊性。

第三種的分位，就是啊，彼我，彼，就是眾生；我，就是修道這個人他自己一種執著。「計我徧知」：他呀，又生了一種妄計、妄執，他說，我呀，覺得自己呀，有這一種啊，徧知的這個智慧。「得無邊性」：怎麼叫徧知呢？徧知，就無所不知；無所不知，所以這其中啊，就是無邊性，得到一個無邊性。他說啊，「彼一切人」：彼一切的眾生，「現我知中」：都在我這個智慧裏頭包括著。

「我曾不知」：我呀，可是不知道，「彼之知性」：我不知道他那個知性，「名彼不得無邊之心」：這個呢，就叫他呀，沒有得到這無邊的這個心，他自己得到這無邊心了。那麼因為他不知道彼那個知性，所以呀，他說他，就

是對方啊，不得這個無邊之心了，沒有這無邊的智慧。「但有邊性」：他啊，是在有邊的那一個地方了，有邊性，這是彼我的分位。

四者、是人窮行陰空，以其所見心路籌度，一切眾生一身之中，計其咸皆半生半滅；明其世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邊，一半無邊。

第四種的這個分位是什麼呢？生滅，以這個生滅作它的分位。

啊，「四者是人窮行陰空」：他呀，研究這個行陰，研究到極點，研究空了。

「以其所見」：以他所研究的這種見解，「心路籌度」：在他的心裏頭啊，他研究是在他心裏研究的，所以心路籌度，就這麼想了，也就是一個計。籌度什麼呢？他說啊，「一切的眾生」：所有十二類的眾生。

「一身之中啊」：在一個身裏邊呢，「計其咸皆」：計，就這麼計度了，又生出一種妄計、妄執來了。「半生半滅」：他在一個身裏邊呢，就有一半是生，一半是滅。那麼這個眾生是這樣子啊，乃至於世界，這個一切世界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邊，一半就是無邊；一半就在有邊，一半就在無邊。啊，那個生，就是在有邊；那個滅，就是在無邊；他又這麼樣算計，啊，越跑越遠。

由此計度，有邊無邊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四外道，立有邊論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由前邊呢，這四種的計度，啊，計度什麼？不是有邊，就是無邊；不是無邊，又是有邊，啊，這來回呀，跑。總而言之他不住到中道上，啊，一個太過，一個就是不及；一個跑的很遠，一個沒有邁步呢！啊，所以呀，就墮落到外道裏邊。

這個外道啊，為什麼叫外道呢？他就是一個太過，一個不及；啊，太過，也不是中道；不及，又不是中道。修行就要修中道，佛就講的中道了義，啊，不落於空，又不落於有。你若偏到空，偏到有上啊，這都落於二邊了；現在這都是二邊，所以叫外道。

「惑菩提性啊」：他就對於菩提性他不認識了，迷了；迷惑這個菩提真性，菩提他迷惑了。「是則名為第四外道」：這個呢，就給它取名字叫第四種的外道。「立有邊論」：立的有邊論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知見中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四種顛倒，不死矯亂，徧計虛論。

又者，這個修道的在這個三摩地中，在這個定中，這一切的善男子。因為在這個定裏邊呢，不是一個人修這個定，是很多很多人都修這個定，所以呀，就說諸善男子。「堅凝正心」：他那個堅固而有一種智慧定力的定慧呀，平等，定慧均持啊，這個正心。

「魔不得便」：這個魔呀，就沒有法子他了，啊，無隙可乘，沒有方法來可以來擾亂他了。可是外魔不擾，內魔又生；內魔，什麼魔呢？就是他自心的魔呀，就生出了，生出一種變化。「窮生類本」：窮盡了啊，這十二類的眾生這個根本。「觀彼幽清」：觀看呢，他這個最初的那個清淨的那種的性。

「常擾動元」：這個時候呢，在這個行陰呢，就有這一種微細的動相；微細的動相啊，所以這常擾動元。啊，「於知見中啊」：在這個知見的裏邊，「生計度者」：生出一種計度的心來。

不生這個心，就什麼事情也沒有；一生心，一動念，就發生了毛病了。所謂：「開口便錯，舉念即乖」，啊，你動一個念呢，這個地方就生一個，打一個妄想，就生出一種毛病。

「是入就墜入，四種顛倒」：四種啊，顛倒，「不死矯亂的，徧計虛論」：徧，徧計執性，生出來一種徧計執性。以前我不講過徧計執性，這種徧計執啊，這種的就是啊，一種妄執；一種妄執啊，根本不是這麼回事，啊，他就執著就是這麼回事，這叫徧計執性。

一者、是人觀變化元，見遷流處，名之為變，見相續處，名之為恆；見所見處，名之為生，不見見處，名之為滅；相續之因，性不斷處，名之為增，正相續中，中所離處，名之為減；各各生處，名之為有，互互亡處，名之為無。以理都觀，用心別見。有求法人，來問其義，答言：我今亦生亦滅，亦有亦無，亦增亦減。於一切時，皆亂其語，令彼前人，遺失章句。

「一者、是人」：誰呢？哪一個啊？就是啊，這個將入迷途這個人。這個人呢，啊，他「觀變化元呢」：觀這個行陰的變化這種的元，「見遷流處」：見這個行陰呢，它有一種遷流的這個地方。「名之為變」：他因為他看見它遷流了，所以他就說這是變。

「見相續處，名之為恆」：他看見呢，這個行陰呢，相續不斷呢，這個地方啊，他就說是常；這恆啊，就是恆常不變。前邊那個變呢，就是不常。這個

不變呢，這個恆啊，就是個常。「見所見處，名之為生」：他又在這個行陰呢，看見他所見的那個地方，那個地方什麼呢？就是那個微細的那種動相，他說就是生。

「不見見處，名之為滅」：在這個行陰呢，那種微細的動相，他看不見了，這就名之為滅。這也就是啊，在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他看見了，啊，他說這是啊，就是生；他看不見呢，八萬大劫以外的事情他看不見了，他就說這是滅了。這和前邊那個意思啊，都是相同的。「相續之因」：相續不斷的這種因。「性不斷處」：他這個因性啊，不斷的這個地方，他就「名之為增」：他說這個不斷，這就是增。這也都是屬於行陰的這種的情形，他所看見的。

「正相續中，中所離處，名之為滅」：正相續中，這個在中間呢，相續中間是會有一個離的一個處所，所以他這就說這個就是滅。就好像啊，那個二十五聖各述圓通，啊，那個說是鼻子啊，呼吸氣，呼出去，吸進來，這中間有個交處，那就是這個離處，就是這個離處；名之為滅，他說這個就是個滅。

這根本呢，你不要追究它這個理，這是他自己命的這個名，他自己這個所見，根本就沒有理的，你不要在這裏邊來追究理由，他就是這樣講，啊，拿不是當理說，這就叫橫不講道理，告訴你。他外道，所以就是外道嗎，他講的都是沒有理由的。

「各各生處，名之為有」：各各，他看見這個行陰呢，這個各各生啊，他這就說是有。「互互亡處」：那麼互相又有亡的地方，又有沒有的地方，他就「名之啊，為無」：啊，他說這個就是沒有，這就是四種啊，顛倒的論，顛倒的倒論。啊，「以理都觀呢」：若以這個理來觀察啊，「用心別見呢」：啊，他這個，你若用這個理來觀察他這種的論議呀，都是不對的，他用心呢，都是用的錯了。

「有求法人」：那麼在這時候啊，若有人來求法，向他請開示、問法，「來問其義」：來啊，請他開示開示這個佛教的道理。「答言：我今」：他就說了，他就告訴這個人了，「我今亦生亦滅」：說，我也生，我也滅；前邊那個我講的生滅，他說，我也有，我也無；他就這麼樣同你講。我也增，我也減。「於一切時啊」：在任何的時候。

「皆亂其語呀」：他說話都是，啊，兩頭來堵，不是說有，就是說無；不是說空，就是說色；啊，就是說這兩種，他就找不到中道。所以找不到中道，「令彼前人呢」：令彼，就是啊，在他前面這個求法的人。

「遺失章句呀」：啊，那個人想問什麼，都忘了，遺失了，啊，想問的問題，被他這麼一亂講，講的本來的問題都忘了，本來那個想請他的開示那個道理都忘了。你說這種開示人，他，啊，人家本來想要明白了，啊，他把人弄的糊裏八塗，弄的矇頭轉向，東西南北都找不著了，不知道怎麼樣是對的，所以遺失章句呀。不單忘他想要說的話，而且呀，他本有的那種清淨心呢，那種智慧都沒有了，昏了；這不單自己顛倒，令人家也顛倒。

二者、是人諦觀其心，互互無處，因無得證，有人來問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無，除無之餘，無所言說。

這個呢，就是因為他只知道無了，所以呀，就亂講；無論有，他也說無；無，他也說無。你問他什麼，他就無；你看，你問他什麼，他說無，無，無；啊，就說這一個字，第二個字他不講。

「二者、是人諦觀其心」：他啊，觀察這個自己的心。「互互無處」：在這個十二類的眾生裏邊呢，他覺得啊，這個行陰這個心，啊，互互啊，都沒有，互相啊，都沒有。在這個他看見這個沒有的地方，他就啊，「因無得證」：他啊，覺得因這個「無」字啊，他證得得到智慧了。所以呀，他因為無得到智慧了，他自己呀，其實他不明白，他這就叫矯亂過正，矯往過正，根本沒有道理的。他自己呢，就執著，哦，這是無，互互都無，互互無處，他就覺得他開悟了。開什麼悟？悟這個「無」字了。

所以「有人來問」：譬如有人來請問法，一看他是個老修行，一天到晚也不講話，啊，在那個地方閉目養神，啊，甚至於也不吃飯，啊，吃點香蕉之類的。啊，這一般人以為這是個世間的聖僧了，於是乎就來向他問法。問法，他也會啊，裝模作樣的，很裝腔作勢的，這麼就答了。「唯答一字」：就答一個字，這一個字就是一字禪。這一般人呢，也不明白他這個說的道理是什麼道理呀？所以就給它取名叫一字禪。

「但言其無」：他就你問他什麼，無論什麼道理，無；你再問他，說，我怎麼樣修行？無；你說我念佛不念佛？無；你說我持律受戒好不好啊？無；什麼都是無。哼！他這一個無啊，這一套無，把你弄的也矇頭轉向了，東西南北也找不著了，也就是那遺失章句了。你看，你也不知道，你，他說的無，是什麼道理呢？什麼無？無什麼呢？啊，這就周圍找，也找不著東西，哦，真是無了！哈，真是無了！

「除無之餘，無所言說」：你再無論問他一個問題、十個問題、百個問題、千個問題、萬個問題，他都是一字無，就答你一個無字。所以你這個問的人，哦，他講這個，這個禪理呀，太高了，我們都不明白了？

三者、是人諦觀其心，各各有處，因有得證，有人來問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是，除是之餘，無所言說。

第三種的他這個矯亂的顛倒啊，矯亂這種虛論呢，啊，這個人他「諦觀其心」：他也看他這個心，啊，看這個十二類的眾生啊，啊，「各各有處」：啊，各各都有生有死的這個「有」處。「因有得證」：因這個有啊，他就覺得他證果了。其實你，他不是證果，你不要，這個經上是這麼說，就是形容他這個錯誤。啊，他看一切眾生都有，他就，哦，都有了；啊，因有得，他看見這個道理呀，他認為他就開悟了，得證果了。

「有人來問，唯答一字」：有人來問他，無論問什麼法，他就答一個字。啊，「但言其是」：他說什麼呢？說是。你問他，說是我出家做和尚好不好啊？是。你問他，說我受五戒好不好？是。問我應該做什麼好？是。無論問他什麼，就答一個是字。除了是字之外，他不講了。所以你，啊，這真是一字禪呢，這個真是高僧啊，啊，他說這個法真是妙到極點我也不懂？

哈，你不懂那就是妙了。所以好像我現在講這個經，你們懂了，那就不妙了；你若說不懂，啊，講來講去，法師說什麼呢？哦，那就是妙了。因為你不懂，就是妙；你若明白了，就不妙了。為什麼不妙呢？你明白了嘛！你沒明白那個東西就是妙。所以呀，你若想妙啊，就不要學佛法了，你不學就不知道，這就是妙！

「除是之餘，無所言說」：他就說一個是字，你無論說什麼，他也說一個是字。為什麼？他以為他就由這個是字上開悟了，那麼他也告訴你，傳給你法 Transmit Dharma to you。

四者、是有無俱見，其境枝故，其心亦亂，有人來問，答言亦有即是亦無，亦無之中不是亦有。一切矯亂，無容窮詰。

四者，這第四種的矯亂，就是啊，有無矯亂。什麼叫有無矯亂呢？他又說是「有」，又說是「無」；又說是啊，「無」，他說不是「有」；又說「有」，就不是「無」。他啊，也不知道是有，也不知道是無，就那麼這就好像那喝酒喝醉了的人呢，啊，亂講。

「四者、是人有無俱見」：啊，他在這個行陰裏邊呢，也見到有，又見到無。見到這個行陰，像水波浪似的這麼行，遷流不息，他說「有」。在這個遷流不息的時候啊，有斷的地方，他又說是「無」。

「其境枝故啊」：他這個境界呀，生出來一個叉枝，就好像這一個木頭生出一個旁枝來。所以呀，啊，他說這「有」也是，「無」也是。「其心亦亂呢」：他那個心裏啊，也亂了。為什麼他心裏亂了呢？就因為啊，他自己沒有真正的智慧，沒有真正的定力。這個智力和定力呀，他啊，不平等，不平均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時候啊，他就生出一種的執著啊，自己也找不著頭緒了，就有個錯路啊，他也不知道哪一條路是對了？

「有人來問呢」：若有人來請法，向他請開示啊，「答言亦有，即是亦無」：他說，也有，也就是沒有。「亦無之中，不是亦有」：可是啊，沒有的，就不能是有。亦有啊，就是沒有，但是沒有啊，可不是有，沒有就不是有；你說這究竟是個什麼道理？

啊，「一切矯亂呢」：這就是個矯亂的道理，矯枉過正啊，說的自己也不知道說些個什麼？所以我說啊，這是他醉話呢！「無容窮詰呀」：無容，你不能啊，你不能和他講道理的。

這個樣子怎麼辦啊？就是我那個辦法，你打他兩個嘴巴，看看他還說是有、是沒有？他若說，你打他一個嘴巴，這麼打他一巴，啊，你怎麼打我？你沒有嘛！我打你也是沒有啊！

還有啊，那個辦法，他，你拿把刀把他殺了，說，喂，殺了你！看看他有沒有？這無容窮詰，就不可以和他講道理，不要講道理的，沒有道理可講，所以就無容窮詰，也不要問他了。

由此計度，矯亂虛無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五外道，四顛倒性，不死矯亂，徧計虛論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因為啊，上邊這四種的矯亂的虛無，啊，這種啊，虛無飄渺的道理，講的是無有是處，虛無。啊，講這個沒有真實的道理，所以呀，就「墮落外道」：外道，為什麼叫他外道？就因為啊，他那個理論不正確，他啊，邪知邪見，所講的道理呀，都是，不是究竟，不是徹底的。「惑菩提性」：那麼就把這個真正的覺道啊，就給迷住了，給遮蓋住了；遮蓋住這個真正的

菩提覺道。

「是則名為」：這個就名叫做第五種的外道。「四顛倒性」：四種的顛倒性，前邊那四種。就是啊，又說他亦生亦滅、亦有亦無、亦增亦減；啊，又說他，你無論問他什麼法，他就用一個無字來答覆你，就說無，無，無一天到晚，旁的字他不說，就是無、無、無。啊，你有人一和他一講什麼話，他就說無。你千問萬問，他是無、無、無，千無、萬無。

那個呢，就是是，第三種就是那個是；是啊，無論說的什麼，他都說是。啊，你說，我可不可以做賊？他說是。你說我可不可以受戒？他是。你說我可不可以吃屎？他說是。你說我可不可以喝尿？他說是。你說你可不可以死？他說是。你說可不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啊，活，活著？他說是。無論你講什麼他都是；也是千是萬是，千萬都是「是」；就沒有一個不「是」。他這個「是」啊，就是有，什麼都是有，一切一切都是，這是第三種。

第四種啊，就是現在講這個。現在這個講他，哎，又說亦有亦無，有就是無，無又不是有，究竟這是個什麼？這是個什麼道理？就是啊，講這種道理。他就講這種道理，這四種啊，矯亂的性，不清楚，顛倒性，矯亂。「不死矯亂」：啊，他呀，這個道理呀，講的是矯亂不清楚。

「徧計虛論」：他呀，徧計，徧計呀，虛無。這個以前講這種的有徧計執性，有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，這種的道理呀，不知道大家明白，沒有明白？什麼叫徧計執性呢？就是好像晚間，沒有什麼月光，在那個地上啊，有一條繩；你看見這一條繩，本來是一條繩，但是你懷疑，哦！這是一條蛇啊！這就叫徧計執性。根本不是蛇，它是一條繩，啊，你就妄計度，說它是一條蛇了。

好像晚間，啊，看見那一棵樹的黑影，或者一顆花的黑影，沒有月光，你出去，突然間見這麼一個黑影，哦！這是個鬼吧！本來是一棵樹，或者一顆花，或者一塊木板，你看，哦，這是個人呢，是個鬼呀？就害怕了。

哦！看見一個狗，晚間看見一個狗，哦！這是不是狼啊？是不是老虎啊？這都就生出這種徧計執性。那麼徧計執性，結果你看清楚了，哦！原來是個狗啊，不是狼啊，啊，也不是老虎啊，這原來是個狗，這就是啊，依他起性。因為你依照這狗，你就生出一個徧計執性，原來是狗。

那狗啊，是個什麼呢？狗就是個畜生，一般的畜生。一般畜生，因為你有徧計執性，你以為牠是狼，是虎啊，是狗啊，是或者是個什麼妖怪呀，和那個

花草樹木啊，都是這樣的。

那麼這條繩，這條繩啊，你以為是蛇，你看清楚了是一條繩；這一條繩啊，這就叫依他起性。怎麼依他起性？因為啊，這條繩是什麼做的呢？是這個麻做的，是麻呀，做的這條繩，這麻呢，就叫圓成實性。

這個圓成實性，可以造一條繩，這叫依他起性；依著這個圓成實性而起的這個依他起性；圓成實性，又生出來依他起性；依他起性，然後你看不清楚，認不明，你沒有看清楚，你就生了一種徧計執性。

這就叫啊，這個現在呢，他也根本不是這樣子，他就生出這個一種徧計執的虛論。

103. 卷十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無盡流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死後有相，發心顛倒。

又在這個定中，修定這個一切善男子。「堅凝正心」：啊，他堅固他個這種的定力。「魔不得便」：因為啊，他堅固定力而有正心，所以魔王啊，就沒有辦法了，魔術啊，已窮。可是魔術已窮啊，他自己呀，心裏又生出來自心的魔。這自心魔呀，是最不容易降伏的。

他呀，「窮生類本」：窮這個一切這個十二類眾生的本元。「觀彼幽清」：他啊，觀看呢，這十二類的眾生，這個幽隱而清輕這個本性，「常擾動元」：這個本性呢，就是這個行陰。這個行陰呢，在這個時候啊，有一種微細的動相，微細的動相。「於無盡流」：微細的動相啊，就像那個水波浪源源而來，是無窮無盡的，這種流。

「生計度者」：他在這個時候啊，就生出來一種計度。生出什麼計度呢？啊，就生出這一種啊，死後有相的計度。「是人墜入，死後有相，發心顛倒」：啊，他認為死後也有相，所以呀，又發生一種顛倒的思想，顛倒的心。

或自固身，云色是我；或見我圓，含徧國土，云我有色；或彼前緣，隨我迴復，云色屬我；或復我依，行中相續，云我在色。

這個這一等生出這種妄執的這個人，他啊，或者自己就執著啊，要堅固自己

的身體，「云色是我」：他說這個四大呀，之色都是我。「或見我圓」：他或者呀，啊，見著我自性啊，圓融無礙，「含徧國土」：十方的國土啊，都在他的性裏頭啊，這圓融性裏邊包括著。「云我有色」：啊，他就說，我呀，有這個色，有什麼色呢？有大色。

「或彼前緣」：或者他說這是一種前緣，「隨我迴復」：隨著我呀，這麼迴復，也就是來回來回呀，這麼週而復始的。「云色屬我」：他說啊，這個四大之色呀，都屬於我的。「或復我依」：或者呀，是我所依的，我所依的；「行中相續呀」：在這個行陰中啊，這相續，「云我在色」：他說我壓，在這個色的裏邊。

皆計度言，死後有相，如是循環，有十六相。

「皆計度言」：他啊，對這個前邊所說這個色，和啊，前邊的緣，這有四種。這四種呢，他說這個四大都是屬於我的，四大之色就是我的。那麼又說啊，這個色在我中，我大，色小；這個色呀，是小；我呀，是大。又說呀，離開我啊，這個無色。總而言之，他這個就是啊，亂講，講的都是不合理，有這四種。這四種呢，他就計度，「死後有相」：他說，死後啊，是有相的。

「如是循環」：他像啊，前邊所說這個道理呀，這麼循環來回來回這麼轉呢，就是在這個色受想行這四個裏頭；這四個裏頭啊，每一個裏邊它有四種的這種理論。每一個有四種，都是有四種這樣的理論呢，所以就四四、有十六種的相，分出來有十六種的相，在這色受想行，和這個地水火風啊，他分出有四四、一十六種相。它這個相分的根本，你就不要問它是怎麼樣子分的，它根本就不合理的，沒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也弄不清楚它，因為它根本就不清楚。

從此或計，畢竟煩惱，畢竟菩提，兩性並驅，各不相觸。

從這個四四一十六相，色受想行識，他看這四陰呢，各有四相，那麼就地水火風啊，和這個色受想行識，每一個有四相。所以呀，他「從此或計」：從這個地方他或者就計度。「畢竟煩惱」：他煩惱永遠是煩惱，煩惱即菩提呀，這是不對的；煩惱永遠是煩惱，菩提呀，也永遠是菩提。

「兩性並驅啊」：這兩種性啊，是並行不悖的，兩個是並行的。並驅，就是並行，並行而相悖的。「各不相觸」：就是啊，並行而不相悖，它們兩個是合作的。根本呢，這是不對的，根本就沒有這個道理，他就這樣講，為什麼他這樣講呢？就因為他惑菩提性了。

由此計度，死後有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六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有相，心顛倒論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由啊，前邊他這個色受想行這四陰呢，四四變成十六相這樣計度，就說「死後有故」：他死後是有形相的，有形相的。「墮落外道」：所以呀，他就墮落到外道裏頭了。「惑菩提性」：也是啊，迷惑他本有的這個菩提的覺性。

「是則名為」：這種的人呢，就取他名字啊，叫第六種的外道。「立五陰中」：在這個五陰裏頭；這個五陰呢，是說五陰，實際上就是四陰，這五陰是舉這個五陰的名字；就在這個色受想行裏邊，沒有識。「死後有相」：他說人呢，死後還有形相的。「心顛倒論」：這個心呢，顛倒啊，不正常，他立這種論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先除滅色受想中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死後無相，發心顛倒。

又修這個定力的人，「諸善男子」：這一些個人。「堅凝正心」：有這種堅固的定力，又有智慧，「魔不得便」：所以魔呀，就不得便。但是他這個智慧呀，不是究竟的智慧，不是真正的智慧，不過魔王啊，是沒他法子了。但是他自心魔呀，他還不能降伏。

「窮生類本」：窮一切的眾生，十二類的根本。「觀彼幽清」：他再啊，觀看這個一切眾生啊，這個幽隱而清輕的這種根性。「常擾動元」：在這個有微細的動相這個裏邊。「於先除滅」：在先前呢，除滅這個「色受想中」：在這個先除滅這色受想啊，這三陰裏邊。「生計度者」：他又生出計度來了。「是人墜入，死後無相，發心顛倒」：這個人呢，他會墜入啊，死後這個無相，他就說死後無相啊，這個發心顛倒這種的論議。

見其色滅，形無所因；觀其想滅，心無所繫；知其受滅，無復連綴，陰性消散，縱有生理，而無受想，與草木同。

「見其色滅」：見呢，這個色陰滅了，「形無所因」：他這個形啊，這個身形啊，無所寄託了。「觀其想滅，心無所繫」：觀呢，這個想陰滅了，想陰沒有了，想陰破了；這個心呢，也無所繫了，心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掛著這個心了，啊，這妄想也都沒有了。「知其受滅」：知道啊，這個受陰滅了。

「無復連綴」：啊，這個受陰滅了，和外邊呢，就沒有什麼連綴了，也沒有什麼聯繫，沒有什麼聯絡了。「陰性消散呢」：這種的色受想啊，這三種的陰性都消散了。啊，「縱有生理」：縱然呢，有少少的生理呀，就是有這個行陰呢，「而無受想」：也沒有受，也沒有想了。「與草木同啊」：他自己覺得自己呀，和這個草木是一樣了；因為也沒有受，也沒有想了，啊，他覺得自己相草木一樣。

此質現前，猶不可得，死後云何更有諸相？因之勘校，死後相無，如是循環，有八無相。

「此質現前」：他說啊，現前這個色心；這個質啊，不是單單指的色，也指的心。說啊，這個有形質這種的色心呢，這種色呀，現前，現在啊，「猶不可得」：也沒有了。他這個就是色受想行這四陰呢，啊，他前邊那不說形同草木嗎，草木一樣；那麼現前在他草木就沒有知覺啊，這現前在生的時候沒有，啊，現前猶不可得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現在，都不可得。

「死後云何，更有諸相」：那麼生前都沒有相了，求他這個實在的形相了不可得，死後又怎麼可以有諸相呢？「因之勘校」：因為這個，就推勘來檢校，就這麼翻過來看，調過去看，來回這麼研究這個問題，說生前沒有相，那麼死後怎麼會有相？死後也沒有相；說生前也沒有相，死後也沒有相；這個色受想行這四種啊，生前也沒有相，死後也沒有相；啊，推勘。

「死後相無」：死後也沒有相。「如是循環呢」：來回這麼推求，「有八無相」：他變成了八種無相，色受想行，在生啊，有四種無相，死了也是四種無相，沒有的。

從此或計，涅槃因果，一切皆空，徒有名字，究竟斷滅。

因為他推求這四種都無相了，所以呀，他就啊，根據這種八種的無相的道理，啊，他就啊，「或計」：或者計度了。「涅槃因果，一切皆空」：也沒有涅槃，也沒有因果，撥無因果；啊，要是這樣子，人就不要修了，也不要什麼成佛了。為什麼呢？他按著這種理論什麼都沒有的，「徒有名字啊」：只有這麼一個名字，僅僅有這麼一個名字。「究竟斷滅」：究竟都是沒有的，他這樣講。

由此計度，死後無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七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無相，心顛倒論。

「由此計度」：由這個計度呀，啊，「死後無故」：他說死後啊，什麼也沒有了，一切都空了。這個墮落到一種外道，也是惑菩提性。「是則名為」：這個給名啊，第七種的外道。「立五陰中」：在這個五陰中啊，他說死後無相。「心顛倒論」：這個心有這一種顛倒的論議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行存中，兼受想滅，雙計有無，自體相破，是人墜入死後俱非，起顛倒論。

又在這個修定力這一切的善男子，堅固他這個定力，而有這個正心，「魔不得便」：這個魔啊，沒有辦法了。可是啊，自心魔啊，他很不容易降伏的。「窮生類本」：窮盡了一切眾生十二類的這個本元，「觀彼幽清」：觀看呢，這個彼幽清，幽隱呢，清輕啊，這個心。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行陰裏邊有微細的動相。

「於行存中」：在這個行陰呢，存在的這個地方，「兼受想滅」：在這個受想啊，這兩陰都滅了，滅了。「雙計有無啊」：這時候啊，啊，他又說是有，又說是無；又說是無，他又說是有。「自體相破」：他把自己都弄沒有了，自己呀，也不存在了。你說是有，啊，他自己是有了；說是沒有，他自己都沒有了。這有無啊，這個自體相破，自己都破了，自己就把自己的這種理論都不成立了。

「是人墜入，死後俱非」：他死後啊，也沒有「有」，也沒有「無」。那是你說有個什麼？也沒有個「有」，也沒有個「無」，那麼說這就是中道了？不是的。他根本他也不講中道，也沒有中道的。所以因為這樣子，所以就錯了。「起顛倒論」：就顛倒了。

色受想中，見有非有，行遷流內，觀無不無；

他在這個色受想啊，這三陰呢，都破了這個裏邊，他「見有非有」：見到這個有啊，又不是有。「行遷流內」：在這個行陰呢，這個遷流這個有微細的動相在裏頭啊，「觀無不無」：他看見沒有，又好像有；所以這也不是有，也不是無，他這種的理論。

如是循環，窮盡陰界，八俱非相；隨得一緣，皆言死後有相無相。

「如是循環」：好像啊，前邊他說這個觀看呢，這色受想中，見有非有，行

遷流內，觀無不無，這種的情形啊，如是循環，他啊，來回來回這麼推求這個道理，循環推求這個道理。「窮盡陰界」：他啊，對這個色受想行這四種陰界呀，他窮盡了，就把它研究，追究，翻過來，調過去，互相這麼研究。「八俱非相」：他說啊，這八種啊，都是沒有相。

「隨得一緣」：他就啊，得到一個這種的方案，得到一個答案，他說，「皆言死後」：他說啊，這死後，這色受想行，這「有相無相」：也不是有相，也不是無相，這有相無相。

又計諸行，性遷訛(亡✓)故，心發通悟，有無俱非，虛實失措。

訛，可以說是改變，也可以說是訛錯。他又啊，又研究啊，這個行陰的這種性質。「性遷訛故」：因為啊，這個行陰有一種啊，微細的動相，遷流的緣故。這個性遷訛，它啊，遷流，而啊，訛變；這個訛啊，是個改變，也可以；訛錯，也可以；故。

「心發通悟」：在他的心裏呀，發出這一種的邪通邪悟；邪通邪悟啊，他啊，就判斷，「有無俱非」：有相無相都沒有。那麼都沒有是不是中道呢？不是。因為他不明白中道的這個了義的道理，所以呀，他這也不講中道，就講有無。那麼「虛實失措」：也不是虛的，也不是實的；你說他實的，他又非實；你說虛的，他又非虛；所以呀，啊，他說非實非虛，非虛非實，都失措。

由此計度，死後俱非，後際昏瞢，無可道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八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俱非，心顛倒論。

由上邊呢，這種種的計度，所以呀，他說，「死後俱非」：也啊，也有相、也無相。「後際昏瞢」：他呀，在這個行陰的後際呀，他也不知道，「無可道故」：他呀，因為他不知道，所以就也沒有什麼可以指出來，可以說出來。「墮落外道」：於是乎啊，這也墮落到外道裏頭去。

「惑菩提性」：迷惑呀，這個菩提的本性。「是則名為」：這個呢，就給他取個名字，叫第八種的外道。「立五陰中」：在這個五陰中啊，他說啊，「死後俱非」：死後啊，也有相、也無相。啊，「心顛倒論」：他這個心呢，啊，非常顛倒，立出這麼一種的論議來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後後無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七斷滅論。

又修定這個諸善男子，「堅凝正心」：堅固的定力，而又有一種正心，「魔不得便」：魔啊，就沒有辦法來擾亂他。「窮生類本」：那麼他啊，研究這個眾生十二類的根本，「觀彼幽清」：觀察他這種的幽隱清輕的體性，在這時候，有微細的動相，在這行陰裏邊有微細的動相。

「於後後無」：在這個行陰的後邊呢，的後邊，他啊，觀察不到有什麼境界，所以呀，他就生了一種計度，這種人。「是人墜入」：這個人呢，就會墜入這個「七斷滅論」：七種的斷滅論。

或計身滅，或欲盡滅，或苦盡滅，或極樂滅，或極捨滅。

「或計身滅」：或者呀，他計度，計度這個身呢，在這個四大部洲，南瞻部洲、東勝神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盧洲這四大部洲；再加上啊，這個六欲天，啊，所有有身的這個這種的眾生，啊，這個身呢，他想滅了，他觀察它是將來是滅的。

「或欲盡滅」：或者呀，是在這個四禪天的初禪天；這個初禪天呢，欲盡滅。初禪天呢，是離生喜樂地，離這個眾生的染污，而生出一種啊，喜樂，這叫離生喜樂地初禪天。

「或苦盡滅」：或者呀，在這個二禪天，二禪天呢，這苦盡滅。二禪天呢，叫定生喜樂地；初禪天呢，叫離生喜樂地；二禪天叫定生喜樂地。這時候有一種定力了，生出一種歡喜。

「或極樂滅」：或者呀，這個三禪天這種極樂的境界也會滅的，他的計度。那麼這個三禪天呢，就叫離喜妙樂地，離開呀，這種歡喜，而生出一種妙的快樂，這是三禪天；這他計度這三禪天也會滅的。

「或極捨滅」：或者啊，他計度這四禪天，捨念清淨地，啊，也會滅，他啊，生出這種的計度。

如是循環，窮盡七際，現前消滅，滅已無復。

「如是循環」：像前邊所講這七個七處，他循環推究。「窮盡七際」：他把這個七際呀，這七個地方啊，都研究遍了。「現前消滅」：現前呢，也沒有什麼相，「滅已無復」：那麼已經滅了，它也不會再生出來，不會再有的，

也不再有了，所以呀，這就是七種斷滅。

由此計度，死後斷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九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斷滅，心顛倒論。

由前邊這七種的推究，窮盡，「死後斷滅」：他說死後啊，就什麼也沒有了，就斷滅了。「墮落外道」：這種的人呢，就墮落外道裏邊，「惑菩提性」：迷惑這個菩提的正覺的心。

「是則名為」：這種的人呢，就名叫「第九種外道」：第九種的外道。在這個色受想行這個五陰裏邊呢，他所立的這個「死後斷滅，心顛倒論」：他立的這種論。

又三摩中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後後有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五涅槃論。

「又三摩中」：在這個修定的裏邊，「諸善男子」：這一切的善男子。「堅凝正心」：他這個堅固的定力，而又有這個正心，「魔不得便」：所以呀，因為他有堅固的定力，和啊，純正的正心，所以呀，這魔王也沒有法子他。「窮生類本」：他啊，窮究這個十二類的眾生的本元。

「觀彼幽清」：他觀看呢，這個眾生本元的幽隱而清輕這種的心。「常擾動元」：這個微細的動相。「於後後有」：在這個行陰以後啊，他又觀見有了，所以於後後有。「生計度者」：他呀，因為這個行陰念念遷流不停，他說認為是有了，所以呀，生出一種妄執的計度。「是人墜入，五涅槃論」：這個人呢，墮入這五種涅槃的論裏邊。

或以欲界為正轉依，觀見圓明，生愛慕故，或以初禪性無憂故，或以二禪心無苦故，或以三禪極悅隨故，或以四禪苦樂二亡，不受輪迴生滅性故，

「或以欲界」：或者呀，他以這個欲界呀，這個這種欲界天，「為正轉依」：做為他一個正當啊，的轉依。他啊，他到那個地方去，以這個欲界做他所依的一個處所。為什麼呢？他「觀見圓明，生愛慕故」：他因為啊，看見這個欲界天呢，有一種圓明的體相，他啊，生出一種愛慕，生啊，生愛著了。所以他就要到那個地方，以欲界做為他的一個歸宿，做為他一個涅槃的處所。因為他以為呀，這個欲界呀，是真正的樂的一種境界，所以呀，他就生出一種愛慕的心，以這個欲界做為他的涅槃處。

「或以初禪性無憂故」：或者他啊，覺得初禪天呢，這一種天人性無憂故，他因為初禪是離生喜樂地，離開眾生的憂惱了，生出一種歡喜，所以呀，他說這性無憂故，他啊，所以歡喜生到這個地方。「或以二禪」：或者有一等啊，他修二禪天，「心無苦故」：他啊，二禪天呢，這個定生出了，定生喜樂地。「或以三禪極悅隨故」：或者呀，以為三禪天呢，非常快樂，啊，遂心滿願，他啊，要以三禪天做為他的涅槃處。

「或以四禪苦樂二亡，不受輪迴生滅性故」：或者啊，他以這個四禪，他說苦也沒有了，樂也沒有了，苦樂二種啊，雙亡；啊，苦樂雙亡，啊，不受輪迴，不受啊，再不輪迴到這個三界裏來。啊，生滅性故，這個捨念清淨地呀，這是非常清淨的，所以他歡喜以這個地方做他涅槃的皈依處。

迷有漏天，作無為解，五處安隱，為勝淨依，如是循環，五處究竟。

他呀，迷惑這有漏的天，本來這個天呢，都是有漏的，「作無為解」：他呀，就啊，認賊作子啊，認為這是無為呀，以做無為的來解釋。「五處安隱呢」：他覺得這五處都非常安穩，「為勝淨依」：為啊，一種殊勝啊，特別的殊勝啊，清淨所依處。

「如是循環」：他像這樣子，來啊，週而復始循環的，啊，「五處究竟」：他認為這五個地方啊，都是究竟處，都是可以涅槃的。所以呀，他這也是啊，因為不知道這個天都是有漏的。

由此計度，五現涅槃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第十外道，立五陰中，五現涅槃，心顛倒論。

由以上邊這五種的計度，「五現涅槃」：他啊，現出五種的現前的涅槃，這種的計度，就墮落到外道裏頭，迷失這菩提覺性。「是則名為」：這種啊，就名叫啊，第十種的外道。在五陰的裏邊，他啊，立這個「五現涅槃」：立出五種啊，現在涅槃，「心顛倒論」：他這種顛倒不正確的論議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狂解，皆是行陰用心交互，故現斯悟。

阿難呢！像「如是十種」：像前邊呢，所說這十種的靜慮的狂解，這種啊，不正確的這種的誤解，「皆是行陰呢」：這是什麼毛病呢？這都是在行陰沒有破的時候啊，「用心交互啊」：你這個修行啊，修這個定力，和這個行陰

呢，互相來交戰；行陰如果若勝了，你就著魔了；如果你自己這種啊，正知正見勝了，那麼就可以打破這種關頭；啊，「故現斯悟」：所以呀，現出來這種狂解狂悟。

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現前，以迷為解，自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

眾生啊，這個頑迷不悟，「不自忖量」：他自己呀，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個什麼人，是個什麼根性？「逢此現前呢」：遇到這種的境界現前呢，以迷為悟，本來是迷呀，他自己因為也沒有明師指，也沒有善知識教，所以呀，自己就以「以迷為解了」：做為呀，他的這個解釋了。

「自言登聖啊」：自己說自己證聖果了，自己說自己開悟了，自己說自己成佛了。啊，「大妄語成啊」：這真是啊，真真實實的是打大妄語。既然打真大妄語，那麼一定是要墮無間地獄的。

汝等必須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傳示末法，徧令眾生覺了斯義，無令心魔自起深孽，保持覆護，消息邪見，

「汝等必須呀」：你們，阿難，你們在會大眾啊，必須「將如來語」：把我這個如來所說這話，「於我滅後」：等我將來啊，滅了之後，「傳示末法呀」：傳示啊，給末法的時代一切的眾生。「徧令眾生覺了斯義」：普遍令所有的一切眾生啊，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「無令心魔呀」：不要令自心魔呀，「自起深孽」：自己呀，生起來呀，這種深的孽，造這種孽。這個孽，也就是業，起這種的罪業。「保持覆護」：你們保持啊，這個佛法，擁護這個佛法，「消息邪見」：把這個邪見呢，消息了它，把邪見呢，滅了它。

教其身心，開覺真義，於無上道，不遭枝歧，勿令心祈，得少為足，作大覺王，清淨標指。

「教其身心」：你們教末法的這一切眾生，「身心開覺真義」：身心呢，都開覺這個真正的了義，「於無上道」：對於這無上的道果呀，「不遭枝歧」：不遭受啊，這個枝末。枝末呀，就不是根本的法。不遭受啊，啊，盡去求末梢的法，而不求根本的法。啊，遇到歧路，這個歧路啊，不知道走哪條路是對的？

「勿令心祈呀」：不要令這一些個心裏祈求無上覺道這個人呢，「得少為足」：啊，他得到一點點，哎，就知足了。應該呀，「作大覺王啊」：應該呀，做大覺之王，「清淨標指」：做一個清淨的榜樣，清淨的模範，清淨的領袖。不要啊，得少為足，應該呀，向前加功進步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行陰盡者，諸世間性，幽清擾動，同分生機，倏然隳裂，沉細綱紐，補特伽羅，酬業深脈，感應懸絕，

阿難呢！「彼善男子」：就是修啊，行陰的這個善男子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他修行啊，這個定力。「行陰盡者」：在這個行陰盡了這個時候，啊，「諸世間性」：所有這個世間呢，一切的十二類眾生這個性，「幽清擾動」：幽隱那個輕清啊，那個微細的動相啊，「同分生機」：在這個同分，十二類眾生啊，這個同分的生機；機呀，就是那個處，就是那個地方。

「倏然隳裂」：倏然呢，就隳裂；倏然呢，也就是忽然；忽然呢，就隳裂了，破壞了。「沉細綱紐，補特伽羅，酬業深脈，感應懸絕」：這個沉，沉細呀，沉，就是啊，深沉；細呀，是微細；綱呢，就是網的一個大綱，就是網的那個大繩，網的大綱；紐啊，就是身上衣服的這個鈕扣，還有啊，這個那個樞紐，那個總樞的地方也叫紐。

補特伽羅，這個呢，翻譯又叫「數數取趣」，就是啊，生了又生，生了又生，就是那個「中有身」，中有身呢，又叫「有情」。在這個我們所有的這一切的有情的眾生，這個活著這個身都叫中有身；等死了呢，就叫中陰身。這個就是中有身，就叫補特伽羅，中有身。

「酬業深脈」：在這個互相酬報這個業果交流的這種深深的這個脈絡，「感應懸絕」：感應啊，也就是因果；因果呀，懸絕，沒有了。因為在這個行陰盡了，這個生死啊，已經了了，所以呀，就因果也就斷絕了，因果懸絕；懸絕，好像在空中就斷了，忽然間就斷了。這個行陰呢，在這個地方，這是行陰終了，這個識陰呢，開始的時候。

於涅槃天，將大明悟，如雞後鳴，瞻顧東方，已有精色；六根虛靜，無復馳逸，內外湛明，入無所入；深達十方，十二種類，受命元由；觀由執元，諸類不召；於十方界，已獲其同；精色不沉，發現幽秘，此則名為識陰區宇。

「於涅槃天」：於涅槃性天，這個涅槃的自性的涅槃天，「將大明悟」：將

已經將要大的明悟了，要開悟了現在。「如雞後鳴啊」：像什麼呢？這啊，有一個比方，就好像啊，這個雞呀，報曉的時候啊，第一次、第二次，那麼東方啊，還沒有白了，還沒有亮，天沒有光呢！現在這第三次啊，這是最後的那個雞鳴，就是啊，最後那個雞叫的那個時候，「瞻顧東方啊」：這時候你向東方啊，你顧盼呢，看一看，瞻顧東方，你向東方啊，去看一看，「已有精色呀」：這個精色呀，就是天將要光的時候了，這個精色。

「六根虛靜」：這個六根，這受陰盡了，受陰盡了時候，無所受，無所受啊，這是虛；沒有領受，所以不虛。想陰呢，盡了，沒有妄想了；沒有妄想，所以就靜了，所以說六根虛靜。這時候，這六根也沒有所領受，也沒有啊，妄想啊，各處跑了。「無復馳逸」：無復馳逸啊，已沒有這個遷流變化，這個行陰也盡了；行陰啊，是遷流變化，它啊，好像個波浪啊，常流不斷的。那麼現在行陰這種微細的動元呢，也沒有了，所以呀，就無復馳逸，也哪個地方都不跑了。

「內外湛明」：這時候啊，只剩一個識陰呢，沒有破的時候，已經啊，內外湛明，內也光明，外也光明，這是內外湛明了。「入無所入」：因為啊，這根塵都斷了，六根和六塵呢，合而為一了，也沒有根，也沒有塵，根塵不偶了；既無所緣，所以根塵就不偶了，也沒有相對的地方。沒有相對地方，所以呀，也入流，這個前邊入啊，是個入流，入流也沒有所入了。因為啊，六根和六塵呢，都互相啊，沒有分別了，這時候。

「深達十方啊，」：深深的通達十方，「十二種類」：這十二類的眾生啊，「受命元由」：他得著啊，這個生命的根元，那個由緒，他那個最初的那種的根元。「觀由執元」：觀察他這種的元由，根本的元由，啊，「諸類不召啊」：這時候啊，啊，也不受這十二類眾生啊，所招引了，他就不能把你牽引動了，不能啊，來和這個十二類眾生啊，再有來往了，這叫諸類不召，和他不來往了。

「於十方界，已獲其同啊」：這和這個十方界已獲呀，這個同體的這種的情形了，於十方界虛空啊，都同體了。「精色不沉呢」：這種的精色，這種智慧呀，不沉了，不沉沒了。「發現幽秘」：發現呢，最幽隱的、最祕密的、不容易發現的這種的境界也發現了。

「此則名為識陰區宇」：這個名字呢，這種境界，這種情形，啊，這就是啊，識陰它的一個區宇，在這個識陰的範圍之內，在識陰的領域之內。

若於群召，已獲同中，銷磨六門，合開成就，見聞通鄰，互用清淨，十方世界及與身心，如吠琉璃，內外明徹，名識陰盡，是人則能超越命濁，觀其所由，罔象虛無，顛倒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「若於群召，已獲同中」：在這個十二類眾生的因果已斷，所以呀，若於群召。「已獲同中」：那麼已經得到啊，這個和十二類的眾生雖然同，可是不為它所召了，和它已經斷了來往了，啊，斷絕和它的輪迴。

「銷磨六門」：這個時候啊，在這個六根門頭啊，都沒有用了，銷磨了。可是啊，怎麼叫沒有用？這個沒有用，不是說眼睛不會看，耳朵不會聽，鼻子不會聞香，舌頭不會嚐味，不是的；是怎麼樣呢？這是啊，**六根互用了**。這種境界呀，你若把這個行陰破了，啊，就有這種境界現前。

六根互用，六根互用眼睛雖然是看，但是它又可以聽，又可以說話，又可以吃東西。啊，這個耳朵啊，它以前只能聽啊，現在也可以看了，可以用耳朵來看；可以用鼻子看，可以用嘴看；啊，這六根呢，**每一根都有六種的作用了，每一根呢，都有六種的用途**，這叫啊，銷磨六門，以前呢，這種塵相啊，都沒有了。

「合開成就」：這合，就是六根合而為一了；開，就是啊，一根能開出六種的作用，一根可以開出六種的作用，這叫啊，合開成就。「見聞通鄰」：這個見聞呢，都是通著的，就好像鄰居似，互相可以幫助的，能可以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。「互用清淨啊」：互用，六根互用啊，而且還是清淨的，你說這多微妙啊！到這種境界上，你說，哦！那是啊，很妙的！

「十方世界及與身心」：十方的世界，和這個身心，「如吠琉璃呀，啊，內外明徹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青色的琉璃寶似的；青色的琉璃寶啊，內外明徹，裏邊也可以明徹到外邊，外邊又可以明徹到裏邊，啊，玲瓏透體的，那麼明徹。這「名識陰盡」：若到這種程度上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個識陰呢，也盡了。這是啊，五陰呢，完全都盡了，沒有了。

你到這種境界上啊，這是識陰盡；若不到呢，那還沒有盡呢！「是人則能超越命濁」：這個人呢，就可以超越這個命濁。「觀其所由，罔象虛無」：罔，不是啊，有，所以叫罔，罔就是沒有；象，象就不是沒有，不是沒有啊，就叫象；不是有啊，就是罔，罔象虛無啊，這個有無這種的情形啊，也都虛無飄渺。「顛倒妄想，以為其本」：這個顛倒的妄想啊，以為其本，以做這個得到這種的情形啊，得到這種境界的本。

104. 卷十

阿難當知，是善男子窮諸行空，於識還元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阿難呢！你應該知道這個修定的善男子啊，「窮諸行空啊」：他呀，因為雖然有這麼多魔的境界，也沒有搖動他這個定力；是天魔呀，是心魔呀，種種的這個魔，或者他修定，根本就沒有起這種魔境界。或者他已經起這種的魔的境界，但他能覺悟，他能啊，不迷，所以呀，就打破這種的迷關了。把這種迷的關頭打破了，所以呀，這個行陰也破了。行陰破了，現在是識陰的開始，所以呀，窮諸行空，這行陰呢，已經空了。

「於識還元」：現在呀，在這個識陰上啊，又要還元了，又要把這識陰也都破了。識陰如果破了，就返本還原呢，回到這個如來藏性上了。啊，「已滅生滅」：他已經啊，滅了這個生滅這種的境界。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」：而於這個寂滅的，啊，這種性啊，他精妙未圓，他還沒有得到圓滿，這種精妙處啊，他還沒得到圓滿。

能令己身，根隔合開；亦與十方，諸類通覺，覺知通膈，能入圓元。若於所歸，立真常因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因所因執，娑毗迦羅，所歸冥諦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能令己身」：在這個識陰生出一種妄想，他想啊，能令己身，他說，前邊呢，這個是精妙未圓在這個境界上，他能令啊，這己身，就是啊，這個修道人他自己，「根隔合開」：他這個六根呢，互用，每一根都可以有六根的這種能力。那麼眼睛也可以會說話，又可以會聽聲；啊，耳朵又可以吃東西，又可以嗅味，嗅香，聞味都可以。也可以這色聲香味觸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呢，互相都可以通用。

啊，你說耳朵不能吃東西嗎？啊，這回它六根互用，它可以吃東西了。那麼說它牙在什麼地方長著？那你問那個耳朵去；它吃東西，不是我們吃東西；所以它會吃東西，自然有個牙，它不會掉牙的；或者它不用牙，現生出來也未可以，這是真正科學的作用，真正科學的一種能力。所以呢，每一根都有六種的能力，這叫六根互用。

合，啊，合呀，就是六根呢，合而為一了，六根呢，變成一根了。開，那麼雖然一根，可能有六根的作用，你說是不是神通？這是科學？你科學再研究，

你就能換人的心，能換人的肝，能換人的，你不能把人的每一根都有這六種的作用，這是辦不到的，我相信科學再發明啊，也不會有這種能力的。那麼這個自性的科學發明了，就有這樣的作用。

「亦與十方諸類通覺」：這個不單呢，這自己六根互用，有這個開合這樣的能力，就是啊，和十方的一切的眾生啊，也都有這種的互相通覺，互相啊，彼此相知。「覺知通膈呢」：這種覺知性啊，能已知道十方一切眾生的這種的根性，啊，「能入圓元」：他呀，能以入那個圓滿的那種根元的本性。

啊，「若於所歸呀」：他啊，假設他要於這個所歸這個地方，他啊，生出一種妄執。妄執，什麼執呢？「立真常因呢」：他立呀，他說這個就是真常了。「生勝解者」：他既然認為它是真常，就生出一種勝解脫、勝知見。可是他不出這種的知見就沒有什麼毛病；一生出這種知見了，他就啊，「是人則墮，因所因執」：他啊，以這個真常為因，根本呢，根本是不對的。他所歸立真常因，啊，他以為這個地方就是真常了。

其實這還在一個識上，這並不是真常。那麼他呀，就變成因所因執。本來不是這個因，但是他立這麼個因，立這麼個因，這就生出一種執著。生出這種執著啊，他就和外道啊，合而為一了，和外道啊，啊，去歸夥了，合股做生意去了，好像啊，股份有限公司；他跑到外道，和外道去做股份有限公司了。

啊，和什麼外道呢？「娑毗迦羅啊，所歸冥諦」：這個呢，就是那個黃髮外道，娑毗迦羅，以前講過，就是那個摩登伽女的她媽媽跟著學的那個師父，就是黃髮外道，用那個娑毗迦羅先梵天咒，就是那個，這個就叫黃髮外道。這種黃髮外道的，他啊，「所歸冥諦」：他啊，冥，就是什麼也沒有了。

就是啊，他這個冥諦，就是這個識啊，在這個八識在現在這個境界上變化出來的，這叫冥諦。說啊，一切萬物都從它的冥諦上生出來的。啊，「成其伴侶」：所以這個修道的人一執這個非因了，這個因立的不對了，所以就和這黃髮外道做了朋友了，開了有限公司了。嘿，這個有限公司啊，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完？啊，有限，不知道是有限，是無限？

「迷佛菩提呀」：他迷了佛的這種的菩提覺道。「亡失知見」：因為他所立的這個非因，非因計因，啊，不應該立這個因，他立這個因；這因所因執，所以呀，他立的不對了，就沒有真正的智慧了，這叫亡失知見。亡失知見，就是沒有真正的智慧，啊，把真正的智慧丟了。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哎，那你要幫他找找，你也會丟了！

是名第一，立所得心，成所歸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外道種。

這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第一。「立所得心」：他立呀，這個有所得的心，啊，「成所歸果」：成他的所歸的一個果。啊，他這個這種的宗旨啊，就錯了，怎麼錯了呢？「違遠圓通」：和這個修耳根圓通，反聞聞自性，入流亡所這種的道理呀，完全相反了，完全都不合了。因為什麼？他生出一種執著。

「背涅槃城啊」：也違背這個涅槃的那個大城市。什麼是涅槃的大城市呢？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涅槃的大城市在這個常樂我淨涅槃的四德那個地方。「生外道種」：所以他啊，立這種非因立因，那麼就變成了執著的外道了，變成那個黃髮外道那個冥諦，和那黃髮外道啊，去合股，啊，做朋友去。

阿難！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阿難呢！又這個修定的善男子，「窮諸行空」：他把這個行陰呢，已經研究窮盡了，已經空了。「已滅生滅」：他已經滅去了這個生滅的這種的境界。「而於寂滅」：而於這個寂靜，寂滅的這種的境界，他「精妙未圓」：這種的寂滅樂，他還沒有得到完全，因為現在還這個識啊，還沒有盡。

這個識呢，就和真如啊，差一點點；識，就是有生有滅的；真如，就是不生滅的。那麼現在呀，這個在第八識上啊，有這種生滅的微細的相，和這個真如這個不生滅和合起來，這個呢，有個名字叫和合識，就是這個生滅的這個識，和這個不生滅的真如，這個非常接近，接近呢，互相和合起來，這叫和合識。所以呀，在因為它是個和合識，所以就精妙未圓。

若於所歸，覽為自體，盡虛空界，十二類內所有眾生，皆我身中一類流出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能非能執，摩醯首羅，現無邊身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若於所歸」：這個修道的人呢，假設在他這個所歸宿處，所歸宿什麼地方呢？就是這個還在這個八識這生滅這個識上。「覽為自體」：覽呢，就是把它本來不是他自己的，他就把它拿來認為他自己的一個身體了，這認為他自己的。「盡虛空界」：他啊，又生出一種妄執，什麼妄執呢？他覺得虛空界，所有的盡虛空啊，這十二類的眾生，十二類的所有眾生。這所有的眾生，哎，由這個卵生，就到那個非無想這十二種的眾生。

「皆我身中一類流出啊」：他說，啊！這所有的眾生你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？都是從我自己這個身體跑出去的，我生出來的一切眾生。這一切眾生啊，啊！也就好像前邊說的似的，都是我的兒子，甚至於連佛，帶菩薩，阿羅漢，都是我造出來的，我可以造佛、造菩薩、造阿羅漢，啊，你看，生了這麼大的這種我執。

啊，「生勝解者」：他呀，生出來一種殊勝；這個勝解，不是正當的勝解，這也是一種啊，邪知邪見的，不過勉強給它名叫勝解。這個如果若勝解，就合佛法了；因為它不是正當的勝解，所以呀，這**修道啊，你就看經啊，你要看清楚了。**

「是人則墮」：這個人呢，就墮落了。墮落到什麼地方呢？墮落到啊，「能非能執」：啊，變成有一種能，他說他能生一切眾生；根本不是的，這是他一種妄識的揣測。非能執，本來他不能，他有這種執著。這種執著，就是誰呢？「摩醯首羅天」：那個摩醯首羅啊，就是大自在天王，是自在天，是天上啊，是色界天的頂天，色界天的頂天叫摩醯首羅天。

這個摩醯首羅，就又叫大自在。大自在天呢，他啊，有三個眼睛，他也有個佛眼，他這個佛眼也是在這個中間這長，他長三個眼睛，這兩個眼睛他也長，有三個眼睛。這三個眼睛啊，也都是肉眼，這個就中間這個眼睛也是啊，他生來就有，這個天有這麼個眼睛。

有多少個手呢？他有八臂，有八隻手；八隻手，前邊四隻，後邊四隻。前邊呢，他可以也可以拿東西，後邊又可以偷東西；所以這八隻手，生了八隻手。啊，他嫌一個手不夠用，兩個手偷東西也沒有那麼得力，生了八隻手；啊，這個也可以拿一點東西，到那百貨公司啊，相信，啊，那稽查員也看不住他，因為他手太多了。

他騎著的呢，是一個大白牛，騎著大白牛啊；手裏啊，拿著一個白拂，拿著白拂啊，啊，這麼到處啊，悠遊自在的，他好像一個，哦，這個非常的自由的，這是大自在天。他說，我最自在了，你看我，嘿，你看我，你比不了我，我最自在了，所以叫大自在。

這個大自在天呢，他啊，執著他啊，可以「現無邊身」：他說一切眾生啊，都是他現出來的。那麼這個人呢，修的也是這個法門，啊，也有這種執著了，他也說一切眾生是他現出來的。你看，你也沒成佛呢，怎麼能現出眾生來了？啊，這就是一種妄執，能非能執。

那麼現無邊身，他與這個大自在天這個天王做了朋友了，啊，「成其伴侶」：就做朋友了，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呢」：他也，啊，跑到自在天去了，他對這個佛的這個真正的覺啊，正覺菩提，他就不認識了，亡失知見，他沒有真正智慧了；沒有真正智慧了，所以呀，哎，就墮落到那個天魔外道裏頭去。

是名第二，立能為心，成能事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大慢天，我徧圓種。

這是第二，是名第二，「立能為心」：他立呀，能生這個眾生做他的心，啊，「成能事果」：成啊，他這種啊，徧圓的果，徧圓，徧圓的果。「違遠圓通啊」：他和這個修耳根圓通這種法門呢，反聞聞自性這個道理呀，相違背的。「背涅槃城」：對涅槃這個道理呀，不生不滅這個道理，他也是相違背的。

「生大慢天呢」：他將來啊，要生到大慢天，那個大自在天也就是大慢天。怎麼大慢天？他就看不起人，他總，啊，騎到大白牛身上，自己有三個眼睛，八隻胳膊，八臂，哦！他覺得他了不起了，覺得騎著大白牛那麼自自由由的，很愜意的，啊，這很他這個生活非常的優越，他認為；所以呀，就生了貢高我慢，啊，「我徧圓種」：他呀，啊，就入了我徧圓種，說我能啊，徧圓一切，能成就一切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這個修定的，啊，破了行陰修訂這個善男子，「窮諸行空」：他對於這個行陰呢，已經空了。「已滅生滅」：已經啊，滅了他這個生滅的這個心了。「而於寂滅」：而於寂滅樂，他還沒有得到，「精妙未圓」：沒有圓滿，沒有啊，真正得到這個寂滅的樂。

若於所歸有所歸依，自疑身心從彼流出，十方虛空咸其生起，即於都起所宣流地，作真常身無生滅解，在生滅中，早計常住。既惑不生，亦迷生滅，安住沉迷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常非常執，計自在天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若於所歸」：假設他於他所歸的這個地方，「有所歸依」：他啊，做他一個歸依處。「自疑身心呢」：他自己呀，就懷疑，生出一種懷疑。懷疑他這個身心呢，是「從彼流出」：前邊那個妄計呀，是啊，懷疑自己生出一切眾生。那麼現在呢，他又覺得他是從那個歸依處啊，是流出來他自己。「十方

虛空，咸其生起」：所有的十方虛空啊，都是他所歸依處啊，那個地方啊，生出來的。

「即於都起」：在這個所有一切都是從它生起來這個地方，「所宣流地」：所宣流地呀，也就是他所生出來那個處所。那個地呀，也就是個處所，那個地方。「作真常身呢」：他認為這個地方啊，就是他真常身了。啊，「無生滅解」：他說這個地方就是無生滅了。那麼為什麼他生出這個解？就是不對嘛！因為這個地方不是沒有生滅，他做這個解。

「在生滅中」：在這個生滅這個識裏邊呢，他啊，「早計常住」：他就啊，啊，計度說這是常住，這是不變的。「既惑不生」：他也呀，不明白這個不生的道理。「亦迷生滅」：他也把這個生滅的道理也不明白了。「安住沉迷呀」：他呀，哎，執著又拘住到這個地方了，就啊，守著這個境界他也不放，就在這個地方修行，在這個地方用功，啊，沉迷。

「生勝解者」：他若再生出來一種勝解呀，就是啊，再生出來一種的執著上再生出執著來，這個人呢，「則墮常非常執」：他呀，執著那個常，但是不是常，不是，這個不是一個真常的。「計自在天」：他啊，計度這個自在天，「成其伴侶」：自在天是他一個伴侶。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呢」：也啊，啊，迷失了佛這個菩提覺性啊，也亡失了他這種真正的智慧。

是名第三，立因依心，成妄計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倒圓種。

「是名啊，第三」：這是第三種，「立因依心」：立這個因呢，依心，歸依呀，處所，立這麼個心。「成妄計果」：他呀，就成啊，非果計果的這麼一種的妄計果。「違遠圓通」：也是啊，與這個圓通這個道理上啊，既違背而又啊，遙遠，又啊，相離的更遠。「背涅槃城」：和這個涅槃城啊，也違背了。「生倒圓種」：生出來一種倒圓呢，一種知見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這個善男子，啊，窮究啊，這個「諸行空」：已空了。「已滅生滅」：他已經啊，滅除了這種生滅的這個性。「而於寂滅」：這個寂滅樂啊，「精妙未圓」：還沒有圓滿。

若於所知，知徧圓故，因知立解，十方草木，皆稱有情，與人無異；草木為人，人死還成十方草樹，無擇徧知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知無知執，婆吒霰(丁

一弓、)尼，執一切覺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假設若於啊，他所知的，這個「知徧圓故」：他說啊，他這個知就徧圓，是徧圓的。「因知立解」：因為他這個知，就立了他這一個見，立了一個見解。立什麼見解呢？他這個見解呀，啊，你是想不到的，我也想不到的。什麼見解呢？他說呀，「十方草木皆稱有情」：他說這個草木啊，在中國人有一句話，說，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」，那麼足證明啊，這個草木是無情的。可是現在呀，他生出這麼一種的見解，他說十方的草木啊，皆稱有情，都是有情的，啊，「與人無異」：和人呢，沒有兩樣的，它也有生命。

「草木為人」：這個草木啊，又可以做人；「人死了，還成十方草樹」：人若死了，又去變十方的草，和這個樹木。「無擇徧知啊」：他沒有智慧來選擇呀，這個徧知一切。「生勝解者」：在這時候他又，啊，自己標異現奇，生出來一種勝解，生出來一種邪勝的解法。啊，「是人則墮」：這個人就會墮落。「知無知執」：他說他知道這個道理，其實他是無知，他是不知道的；他是不知道，但是他執著說他知道，他說對呀！

「婆吒覈尼，執一切覺」：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有一種外道，這個外道啊，這是兩個人。婆吒呢，是梵語，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「避去」（避呀，避免的那個避；去啊，就是走了那個去）。他怎麼叫這麼個名字呢？因為他以前呢，是個牧童，是個放牛的，或者放豬、放羊的一個牧童，牧牛的，牧羊的一個童子。那麼在這個毘舍離王啊，沒有做皇帝的時候，也在外邊玩；玩呢，就拿他當床鋪，來呀，在他身上睡覺。

那麼他就很不高興的回去對他母親講啊，說是，啊，這個你看，毘舍離王他拿我當床，睡倒我的身上；這個他母親知道這是個未來的皇帝，也不敢，因為他有勢力啊，說，那你以後不要和他在一起，你避去，你呀，離他遠一點，避開他；於是嘛，就叫避去，他的名字就叫避去，這個婆吒，婆吒就是避去。

覈尼呢，覈尼呀，就是啊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有軍」（有，就是有無的有；軍呢，就是軍人的軍）。大約啊，他就歡喜去當軍人，他有這個軍人的這種的氣概，所以呀，叫這麼名字。這兩個都是外道。

外道啊，他「執一切覺」：他什麼都知道。「成其伴侶」：啊，成為他的伴侶。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」：他也迷惑於佛這個菩提覺性上，失去他的正知正見，執一切覺。

是名第四，計圓知心，成虛謬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倒知種。

「是名第四」：這個前邊所說這個這種情形啊，這是第四種的這種的執著。執著什麼呢？他「計圓知心」：他說他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知道，無所不知，其實他是一種執著，他對於一切都不知道。「成虛謬果呀」：他呀，就是成，也成個虛謬的果，就是啊，沒有這麼回事。這個謬，就是沒有，沒有這麼回事。「違遠圓通」：也與這個耳根圓通這個法門呢，相違背，而離的太遠了。

「背涅槃城」：也違背這個涅槃的城，不生不滅這種的道理。「生倒知種」：他生啊，出一種倒知的種。倒，就是顛倒，顛倒這個知。啊，就好像草木，就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算計到有情裏頭；他把草木都算到有情裏，他說人就是草木，草木也可以做人。那麼有的人就說，有的那個樹木有靈啊，那它豈不是有知嗎？那不是的。因為那是有一個精靈啊，附到它那個樹上了，並不是它那個樹本身有知，是一種有情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有這種修定的善男子，研究啊，這個諸行空，這個行陰呢，已空了。「已滅生滅」：他對這個生滅，已經滅了這個生滅。「而於寂滅」：雖然說滅了生滅，但是他於這個寂滅這種的境界上啊，「精妙未圓」：他還沒有圓滿，還有很少很少的這種的生滅的種子在這。

若於圓融根互用中，已得隨順，便於圓化，一切發生，求火光明，樂水清淨，愛風周流，觀塵成就，各各崇事，以此群塵，發作本因，立常住解，是人則墮生無生執，諸迦葉波，并婆羅門，勤心役身，事火崇水，求出生死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。亡失知見。

「若於圓融」：假設呀，要於這個圓融這種境界上，「根互用中」：在這個六根互用這裏邊，「已得隨順」：已經啊，得到這個遂心滿願這種隨順了。「便於圓化」：執著啊，就在這個圓化，「一切發生」：啊，在這個圓化一切發生啊，這裏邊。「求火光明」：他呀，啊，對於這個火有光明啊，他非常崇拜，崇拜火。

「樂水清淨」：這個水呀，水性清淨啊，啊，他也非常崇拜；啊，「愛風周流」：他又歡喜呀，這個風的周流這種性質，他也崇拜。「觀塵成就」：塵，就是這個地，觀這個地的成就啊，啊，這四大地水火風啊，這種種情形啊，「各各崇事」：他啊，每一種啊，他都向火叩頭，向水叩頭，向風叩頭，向

這個地來叩頭，啊，他說這個真是不可思議；這個火它怎麼就會有光明呢？啊，水它這麼清淨的，真值得我崇拜，我給它叩多一點頭。

啊，一天到晚給水磕頭，給火磕頭，給風磕頭，給地磕頭，啊，這個崇拜這四大，又啊，供養四大。這個事啊，就是供養。啊，來供這火神，他說火有火神、水有水神、風有風神、地有地神，那麼於是乎啊，他就把地水火風這四大的神呢，就當他的老祖宗了，當他的老祖宗了，所以就事火。這個迦葉，以前也就是事火的外道嘛，專門向火來叩拜，就是摩訶迦葉，各各崇事。

「以此群塵」：以這種的地水火風四大的塵象，「發作本因」：他呀，發作他自己的本因。「立常住解」：他說這個都是常住。不錯，地水火風都是這個如來藏性；可是啊，你應該恭敬如來藏，不應該去恭敬地水火風，這就是啊，頭上安頭，啊，不在根本上用功，不去恭敬如來藏性，而不去恭敬佛，去恭敬末梢，啊，跑到末梢上去跑，啊，立常住解。「是人則墮，生無生執」：啊，他呀，想要了生死，而實際上啊，不能了生死，這生這種執。

啊，「諸迦葉波」：和那個大龜氏啊，迦葉波。這個「并婆羅門」：和這個梵志婆羅門，修清淨行的這一類的人。「勤心役身」：勤苦其心而役使其身，就是修這種種無益的苦行。「事火崇水」：啊，給火上上供，給水上上供，來叩幾個頭。啊，「求出生死」：求的以這個事奉供養地水火風，來要求的了生死啊，嗯，「成其伴侶」：和這一類的人呢，做為朋友了，做為伴侶了。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」：這也是啊，迷惑了佛這個菩提真性，而啊，哎，亡失真正的智慧了。

是名第五，計著崇事，迷心從物，立妄求因，求妄冀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顛化種。

「是名第五」：這個是第五種啊，這種的顛倒的種，「計著崇事」：他計度啊，這個執著，來呀，崇拜這個地水火風這四大，來事奉啊，這個四大，供養四大。「迷心從物」：他啊，把自己這個如來藏性，這個常住真心他迷了，啊，跟著物去跑去了，跟著物去跑。

「立妄求因」：他立這麼一個妄的知見，求啊，求這種的出生死啊，這種因。「求妄冀果」：他呀，用這個不正確而啊，妄希冀這種的果，希冀啊，了生死這種果。這個「違遠圓通」：違背這個圓通法門了。「背涅槃城」：也違背這個涅槃的城。「生顛化種」：生出一種啊，倒化的種子，啊，不正確是顛倒的這種的造化的種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者修反聞聞自性，耳根圓通這個善男子，「窮諸行空」：那麼研究啊，這個行陰呢，已經空了，把行陰破了，「已滅生滅」：已經啊，滅了啊，這個生滅之道，「而於寂滅」：而啊，對於這個寂滅之樂啊，「精妙未圓」：還沒有得到這個圓滿。

若於圓明，計明中虛，非滅群化，以永滅依，為所歸依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歸無歸執，無想天中，諸舜若多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若於圓明」：在這個圓融而啊，光明的這個境界上，「計明中虛」：他計度啊，這個明啊，中虛，啊，還不是實在的。「非滅群化」：這不是啊，把這個一切的這個造化都滅了，所以呀，他啊，「以永滅依」：這個不是啊，滅這個群化啊，那麼也不是永遠呢，滅的一個依歸處。可是啊，他用它啊，「為所歸依」：所歸依處。「生勝解者」：他生出一種啊，這個狂悟。

「是人則墮歸無歸執」：這個人呢，就墮他本來想歸依，但是無所歸依。他這個不是永遠的生，不是永遠的滅，所以他不能將它來做這個所歸依處；那麼他以這個做所歸依處，這是無所歸依。

這種執著啊，就是在「無想天」：這個無想天呢，不是那個六欲天那個無想天，是非非想天，那個非非想天。「諸舜若多」：那些個，啊，只有一個空啊，空神，「成其伴侶」：做他的伴侶。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」：他也迷失啊，這個菩提，亡失啊，正知正見。

是名第六，圓虛無心，成空亡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斷滅種。

這個，這個名字就是第六，「圓虛無心」：這個第六種啊，的狂解，圓虛無心；「成空亡果」：他啊，這種的果呀，也是空亡，沒有的。「違遠圓通」：和這個圓通啊，這個法門相違背。「背涅槃城」：他是啊，和這個涅槃呢，這種妙果啊，他也相違背的。「生斷滅種」：生出一種啊，斷滅的種來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啊，這個善男子，修定的。「窮諸行空」：這行陰呢，已空了，已滅生滅了，「而於寂滅」：而啊，對這個寂滅的妙樂啊，他還「精妙未圓」：沒有

圓滿。

若於圓常，固身常住，同於精圓，長不傾逝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貪非貪執，諸阿斯陀，求長命者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假設「若於這個圓常」：啊，圓滿而常住的這個時候，「固身常住」：他呀，堅固其身，願意呀，常住在世，願意呀，得到這個長生不老。「同於精圓」：同啊，精圓，在這個精微而圓滿這個壽命裏邊。「長不傾逝」：常常的，他也不會死的；傾逝啊，就是死。「生勝解者」：在這個時候生出一種勝狂解。

「是人則墮，貪非貪執」：他貪長生啊，而不得長生，這叫貪非貪執。「諸阿斯陀」：阿斯陀呀，這是在天上的一種外道的名字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無比」，這阿斯陀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就叫無比，沒有再可以比的；「求長命者」：貪求啊，這個長命的這樣人。「成其伴侶」：就成他的眷屬。「迷佛菩提」：與這個佛的菩提呀，這種法門呢，他是相迷了，「亡失知見」：啊，失去啊，他的正知正見。

是名第七，執著命元，立固妄因，趣長勞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妄延種。

這個名啊，就是第七種，啊，「執著命元」：他執著啊，他這個命的根元，命的元由。「立固妄因」：他立出這麼一個堅固的妄因，「趣長勞果」：他想要得到啊，這個長生啊，不老的這種果。但是啊，這長生不老呢，又可以叫長勞，這種果。「違遠圓通」：他這個與這個圓通法門呢，與這個反聞聞自性，這耳根圓通這個法門呢，相違背的。不單違背這個耳根圓通，而且又違背這個涅槃城。啊，「生妄延種」：生出來一種啊，啊，妄想啊，延長壽命的這種種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「又者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」：把這個修定的男子，他把這個行陰呢，已破了，已滅啊，這個生滅的這種的道理，「而於寂滅」：而於這個寂滅的妙樂啊，他還「精妙未圓」：沒有圓滿。

觀命互通，卻留塵勞，恐其銷盡，便於此際，坐蓮華宮，廣化七珍，多增寶媛，恣縱其心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真無真執，吒枳、迦羅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觀命互通」：這個人呢，觀這個命啊，他這個生命啊，互相通著，和一切的這個眾生。「卻留塵勞」：卻，他就不願意把這個塵勞去盡了，啊，他留這種的塵勞，想留這種的塵勞。「恐其銷盡呢」：他恐怕這個塵勞銷盡呢，啊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便於此際。

「坐蓮華宮」：他坐的，啊，坐的一個蓮華的宮裏邊。「廣化七珍呢」：在這個蓮華宮裏呀，他化出這個七寶啊，七種珍寶，「多增寶媛」：多啊，增加他這個妃嬪；這個寶媛，美女；增加美女。「恣縱其心」：他啊，也啊，恣縱他這種啊，愛欲、貪欲。「生勝解者」：在這個時候他又生出一種勝解的。「是人則墮」：這個人呢，就會墮落到「真無真執」：真，他想是得到真，但是啊，不是真，這種執著。

「吒枳、迦羅成其伴侶」：這個吒枳迦羅，怎麼叫吒枳呢？吒枳翻譯成啊，「結縛」，(結，就是把它結成到一起這個結)，就是用一條繩啊，把它拴個結子；就是前邊那個六結一亦亡啊，那個結；縛呢，就是把它綁上了，用一個繩把它綁上了。這就言其呀，用繩子啊，把這個眾生綁住了。

迦羅，迦羅呀，翻譯成啊，這是印度話，翻譯成中文叫「我所作」，我所作，就是我作的，我所作的。什麼是我所作的呢？他言其呀，一切眾生這個結縛啊，這個不自由啊，都是我所作出來的，我叫他不自由的，這種的外道天，他這樣這個思想。成其伴侶，成其，就成他的眷屬。「迷佛菩提」：迷失啊，佛這個菩提，「亡失知見」：也就啊，啊，把這個正知正見都丟了，就剩了邪知邪見了。

是名第八，發邪思因，立熾塵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天魔種。

這個是第八呀，「發邪思因」：發一種邪思的這個因，「立熾塵果」：立出來啊，這種熾塵呢，熾然呢，而盛啊，這種塵勞啊，哎，非常盛，這種果。「違遠圓通」：這與這個耳根圓通這個法門相違背的，「背涅槃城」：也違背這個涅槃這個道理。「生天魔種」：生到啊，這個天魔的種族裏頭去。

105. 卷十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又者這個善男子，「窮諸行空」：研究啊，這一切諸行啊，是空的，「已滅

生滅」：已經啊，滅了這個生滅的這個這種性，「而於寂滅」：而於這個寂滅的妙樂，「精妙未圓」：還沒有得到圓滿。

於命明中，分別精麤，疏決真偽，因果相酬，唯求感應，背清淨道，所謂見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，居滅已休，更不前進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定性聲聞，諸無聞僧，增上慢者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於命明中」：在他這個命啊，虛明的裏邊，「分別精麤」：分別啊，哪個是細的，哪個是麤的，「疏決真偽」：疏，那麼選擇呀，這種的真的，和假的。「因果相酬」：這個因果呀，互相那麼酬報，「唯求感應」：感應啊，也就是因果；唯求這個因果的感應。「背清淨道」：他違背呀，這種清淨的道。「所謂見苦」：所說的這個見苦，也是知苦。

「斷集」：斷了這個集諦；這個苦，就是苦諦，三苦、八苦、無量諸苦；集，就是集諦，就是一切的煩惱。「滅」：滅，就是啊，修道得到證滅，得到這種啊，涅槃的妙樂，這個滅。「道」：道就是修道。這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。「居滅已休」：他在這個滅的這個時候啊，他就不往前再進了，更不前進。「生勝解者」：生了一種狂勝的解的這樣人。

「是人則墮定性聲聞」：怎麼叫定性聲聞呢？定性聲聞呢，前邊已經講過。就是啊，他啊，他不迴小向大，他就啊，裹足不前，他不往前走了，就在那個地方停止住了，這叫**定性聲聞**。「諸無聞僧」：和這個無聞比丘啊，以四禪為四果那個無知的一樣。「增上慢者」：啊，增加這個增上慢的這個人。「成其伴侶」：做為他的伴侶。「迷佛菩提」：迷失啊，佛這個菩提覺性，「亡失知見」：失去正知正見。

是名第九，圓精應心，成趣寂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纏空種。

這是第九種，「圓精應心」：圓精而有這一種感應的心，「成趣寂果」：造成一種啊，趣寂的果。「違遠圓通」：這也與這個耳根圓通這個法門呢，相違背，也背涅槃城。「生纏空種」：怎麼叫纏空呢？他呀，耽空滯寂，就在這個地方啊，他也不願意往前進，也不願意往後退，就認為啊，這個空啊，是他的一種的生活裏頭最需要的。那麼，他就啊，在這個地方好像纏綿呢，纏住了，和這個空啊，纏到一起。空本來什麼也沒有，他又啊，在這空上又加出一個空來，所以在這個地方，他也是一種執著。

又善男子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

「又善男子」：又這個善男子，「窮諸行空啊」：窮盡了行陰這種境界，那麼已空了，「已滅生滅」：已經啊，滅了這個生滅的這種境界，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」：而啊，對於這個寂滅之樂，這種寂滅樂，他還精妙未圓，沒圓滿。

若於圓融，清淨覺明，發研深妙，即立涅槃，而不前進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定性辟支，諸緣獨倫，不迴心者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

「若於圓融」：假設於這個圓融這種境界上，「清淨覺明」：這時候，清淨覺明這個境界，「發研深妙」：發啊，這個研究深妙的這種的理性，「即立涅槃」：他在這個地方啊，這個識陰還沒有破呢，他就立成涅槃了，「而不前進」：也不向前去再修行了，「生勝解者」：他就生一種啊，勝狂解，狂妄的勝解。

「是人則墮定性辟支」：這個人呢，就會墮落到這個定性啊，這個不迴心的，不迴小向大的這種定性的辟支佛。「諸緣獨倫」：和這個緣覺啊，聲聞緣覺啊，緣覺和獨覺啊，這兩種的種類。「不迴心者」：不迴小向大這個定性羅漢呢，「成其伴侶」：做為他的眷屬，做為他的伴侶了。「迷佛菩提」：也迷惑呀，佛這個菩提覺道，而亡失啊，正知正見。

是名第十，圓覺脗心，成湛明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覺圓明，不化圓種。

這是第十種，這是啊，在這個識陰裏邊呢，最後的一種。最後的一種，把這一個關頭打過，這就啊，不要緊了，就沒有什麼危險；可惜呀，這個這一步啊，也不容易過去。「圓覺脗心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圓覺脗心；那麼在這個地方啊，所相差的也就很微細了。所謂：「差之絲毫，謬之千里」，也就是啊，差一個頭髮這麼多，等到那果位上啊，就相離有一千里這麼遠。

這個時候啊，這個圓覺脗心，他呀，這個圓覺這個道理，和這個常住真心呢，已經將要脗合了，「成湛明果」：成啊，很清淨的這一個光明的果。雖然是這樣子，但是與這個耳根圓通這個法門呢，還是不相合的，因為他也還有所執著。「背涅槃城」：也是背啊，這個涅槃的這個妙果。「生覺圓明」：他生出來一種啊，覺圓明；「不化圓種」：不啊，不化透過去啊，這個執著，所執著的這種圓影，這個不透化過他所執著這種圓影，所以呀，叫不化圓種。

他還是有這麼一點點呢，沒有明白，有一點點；這是啊，在這個識陰沒有破的這以前。那麼在這個地方若一破，不被這種狂解呀，所變呢，那麼這就是啊，把五陰都破了。五陰破了，那時候就是證到啊，這個十信呢、十向啊、十行啊、十回向啊、十地呀，這個果位，就可以成佛，有把握成佛了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，中途成狂，因依迷惑，於未足中，生滿足證，皆是識陰用心交互，故生斯位。

阿難呢！你在這個地方啊，要特別注意，特別明白，像這十種的禪那，十種的靜慮的法門，十種靜慮的境界，十種靜慮的這種功夫所顯現的這種的魔境，你都應該認識。「中途成狂」：在啊，半路上啊，成了一種狂解，「因依迷惑」：因為啊，他啊，所依據的事，迷惑了。

「於未足中」：在這個未滿足的這個時候，「生滿足證」；他已經啊，他就是這個時候就是未證言證，就是沒有得到啊，證到果，他說，哦，我證果了！沒有證初果，他說證初果；沒有證二果，他說證二果；沒有證三果，他說證三果；沒有證四果，他說證四果。那麼沒有成佛，他說他是佛了。啊，怎麼樣成的？你問他怎麼樣成的，他也不知道了？啊，你說成佛都不知道怎麼成的，這是一個，真是糊塗佛了，糊塗佛！

可是啊，佛都是明白的，沒有糊塗的；這若糊塗啊，糊塗就是鬼怪，妖魔鬼怪，他不明白真理。「皆是識陰」：這個都是啊，這個色受想行識啊，這個識陰作怪呀，「用心交互啊」：你用功夫的時候啊，這識陰就和你的功夫啊，來作戰。如果你稍微生出一種貪心、一種欲念、一種妄想啊，這就會入魔的境界。

這就叫，前幾天我不講走火入魔嗎！你著到這個境界上，這就叫走火入魔了。生出一種狂解。這種狂解呀，你很不容易把它破了的；你就啊，旁人指破他說，你這個不對，他都不相信；嘿！你懂什麼？我現在就成佛了嘛！你講那個都不對的。他認為呀，你告訴他，他也不相信。啊，「故生斯位」：所以生出這種境界。

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現前，各以所愛先習迷心，而自休息，將為畢竟所歸寧地，自言滿足無上菩提，大妄語成，外道邪魔，所感業終，墮無間獄，聲聞緣覺，不成增進。

「眾生頑迷呀」：眾生啊，頑固啊，堅固啊，這種頑固的不化的這種迷惑，

啊，「不自忖量」：他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個什麼東西！啊，狗皮還沒有脫，豬皮也沒有掉呢，就說是佛了，唉！自己太不自量了。

「逢此現前」：逢啊，這種種的境界現前，「各以所愛」：各以他的所愛著的、所貪著的這種愛，「先習迷心」：這是啊，以前生生世世啊，這個他的這種愚迷呀，愚癡的這個迷心，啊，「而自休息」：在這個地方他休息。休息，他以為這個地方就是了，就是住到化城上。

化城啊，不是寶所，因為啊，這個人呢，向前去想要取寶，取寶，走、走到這個半路上啊，就覺得太辛苦了，啊！不去取寶了。於是乎啊，這個**有一個有神通的人呢，就變化出來一個化城**，啊，說呀，前邊呢，那個地方就是寶所了，我們到那個地方去啊，就拿到那個寶貝了。所有的寶貝啊，所有的這個奇珍異寶啊，我們都可以拿回來。那麼到那個地方休息，完了，你要再向前走。

這一些個人呢，就是到這化城，變化城啊，到這個地方就以為寶所，再不向前進了，所以在這休息。「將為畢竟啊」：他說這就是畢竟了。啊，「所歸寧地」：這就是啊，他們的所歸宿，究竟處，他們的想要去的地方。

「自言滿足」：自己呀，就說自己滿足。「無上菩提」：說他已經證得無上菩提了，已經成佛了。啊，「大妄語成啊」：沒有成佛，他說他成佛了。你說若是聰明人，誰說這個愚癡話？沒有到那種果位上，你就說那是那種果位，啊，這是愚癡的！

好像民主國家人人都可以做總統，不錯！人人都可以做總統，但不是啊，人人都是總統；你得要啊，大家選你出來，你才正式做了總統。不是說人人都是總統，那哪個是個正總統？哪個又是副總統？所以呀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你也沒有讀過書，也沒有研究過什麼道理，啊，你就去做總統，你連簽你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簽，你怎麼做那個總統啊？

這個成佛也是，你也沒修行，也沒有受過雪山六年，菩提樹下四十九天，這種的功夫你都一天都沒做，你就成佛了！啊，你真是太容易了！所以呢，這就是啊，一種狂妄了。

「外道邪魔」：這個是一種外道邪魔的思想。「所感業終啊」：他所感的這個邪魔，這種的魔業呀，終了了之後，「墮無間獄」：將來啊，這個魔也有壽命終的時候；壽命終，他那個靈性啊，也墮落到無間地獄去。

啊，「聲聞緣覺，不成增進」：如果他若是定性聲聞，和定性辟支呢，這兩種啊，雖然他打妄語，但是他不會墮地獄的，但是也不能往前有所進步了，所以呀，不成增進。

汝等存心秉如來道，將此法門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世，普令眾生覺了斯義，無令見魔自作沉孽，保綏哀救，消息邪緣，令其身心入佛知見，從始成就，不遭歧路。

「汝等存心」：你們，阿難，和這個在會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、大富長者等，「秉如來道」：你們秉承著這如來這個道，所說的這個道理。「將此法門」：把我這個《楞嚴經》所說這個法們呢，這個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這種圓通法門，「於我滅後啊」：在我呀，滅度之後，「傳示末世」：你呀，要啊，天天傳示啊，末世，「普令眾生啊」：令所有的一切眾生啊，啊，「覺了斯義」：覺悟明瞭這種的道理。

「無令見魔呀」：你不要令這個見魔，和見愛魔；這個見魔呀，又有見愛魔。這個見魔呀，是見到這個，被這個境界轉了；有的見著啊，生出一種愛心，被這境界轉，這都是啊，見魔和見愛魔。「自作沉孽」：自作呀，你自己呀，墮落。沉呢，就是墮落；孽，是造的罪業，造的這種罪孽。「保綏哀救啊」：你保護啊，而安綏呀，這一切的眾生，哀憐呢，來救度他們。

「消息邪緣呢」：把這個邪的，不正當這種的狂心野性，邪知邪見呢，都啊，停止了它。「令其身心」：令他身和心，「入佛知見」：到這個佛的知見這裏邊來。「從始成就」：從一開始，乃至於到成就；一開始，就是從始，開始；成就，就是啊，末終了，到終點。由這開始到終點，「不遭歧路啊」：不要遭受啊，這個歧路；歧路，就是在這個正路上分出一個岔路，歧路。

如是法門，先過去世恆沙劫中，微塵如來，乘此心開，得無上道。

像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法門呢，這是啊，先過去，過去世的，「恆沙劫中啊」：恆河沙數那麼多的劫裏邊，「微塵如來」：像微塵那麼多的如來。「乘此心開」：都是啊，秉承著這個法門呢，這個楞嚴大定，而得到啊，這個心裏開悟的。這心裏開悟，「得無上道」：成就這個無上的道果，都是從這條路來的。

所以呀，現在我們也要研究這條路，把這條路修好了，我們才能成佛呢！不

是啊，一步也沒有邁，就走到佛那個果上去了，沒有這麼容易的事。世界上，不要說你成佛呀，你就在世界上啊，你讀書，啊，得到個學士，要多少年的功夫？得到個碩士，要多少年功夫？得到個博士，要多少年的功夫？何況得到一個出世的佛的果位，你一步也沒有邁，就成了佛了？這個說夢話也不要說的這麼妙啊！夢話也不要說的這麼沒有邊際呀！

識陰若盡，則汝現前諸根互用；從互用中，能入菩薩金剛乾慧；圓明精心，於中發化，

「識陰若盡」：在前邊這個行陰盡，到這個識陰上。識陰本來要是在這個八識的本位上，這時候啊，已經可以呀，看十方世界呀，好像啊，淨琉璃一個樣子，無障無礙的。可是啊，在這個識陰並不是完全第八識，而是啊，這個第七識啊，第七識這個微細的生滅還沒有了。所以呀，如果第七識這個微細的常擾動元呢，這種微細的動相啊，沒有了，這純粹是第八識啊，就像看三千大千世界，猶如啊，淨琉璃一樣。那麼再轉這個第八識啊，就是佛的大圓鏡智。那麼在這第七識沒有破盡的時候啊，那麼就不能有這種的境界，所以說識陰若盡。

這個第七識這微細的動相如果若沒有了，「則汝現前呢」：則你現前，「諸根互用」：諸根呢，就是六根。就是以前呢，所講的那個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有六種的用途，啊，每一根都有六種的用途。眼睛本來是看東西的，但是它也可以聽，也可以嗅，又可以嚐滋味，又可以吃東西，又可以有觸覺，又可以呀，有這種的思想，這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可以有這六種的用途。這是啊，所謂這個合開，「成就合開」，成就啊，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的能力。

「從互用中」：從這個六根互用裏邊呢，「能入菩薩」：能入到這個菩薩，「金剛」：金剛是不壞。這個不壞呀，就是不退了。不退呀，這個位不退、念不退、行不退，這證得三不退。「乾慧」：乾慧，就是乾慧地。得到這種圓明，圓明精心。「於中發化」：在這個裏頭會發生一種的變化。

如淨琉璃內含寶月。如是乃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心、菩薩所行金剛十地、等覺圓明，

在前邊所講啊，於中發化，在這個圓明精心，於中發化，圓明精心裏頭啊，就發生一種神通變化，這種神通變化像什麼呢？「如淨琉璃」：好像啊，那個沒有塵垢那個琉璃一個樣，「內含寶月」：在那個琉璃之內又含著一個寶月。「如是乃超十信」：像這樣子啊，就超過去十信的這個位，和十住、十

行、十回向，前邊所講的，「四加行心」：四加行心，各位記得不記得了？是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叫四加行位。加上啊，菩薩所行的金剛十地，加上十地。「等覺圓明」：和這個等覺圓明這種的境界，這種的功夫。

入於如來妙莊嚴海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

這種境界呀，入到這個如來的妙莊嚴海裏邊。「圓滿菩提」：圓滿呢，所修的這種菩提，「歸無所得」：啊，最終啊，就是無所得。為什麼無所得呢？這個提本來是自有的，並不是從外來的。這個如來藏性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而是自己本有的，所以呀，說歸無所得。

此是過去先佛世尊，奢摩他中，毗婆舍那，覺明分析微細魔事。

「此是過去啊」：這個以上所講這個識裏邊呢，這十種的種子，十種的這個境界，此是過去啊，「先佛世尊」：以前那個佛世尊！「奢摩他中」：奢摩他啊，就是一個定，這個楞嚴妙定，這奢摩他。「毗婆舍那」：那個微密觀照，這種觀照的功夫。「覺明分析」：由這個覺明而分析呀，這是「微細魔事」：這種的境界呀，很微細的，不是很容易覺察得到的。

魔境現前，汝能諳識，心垢洗除，不落邪見。

這個「魔境現前」：魔的境界啊，現在你前面，「汝能諳識」：你呀，能認識這個魔的境界，知道這是魔，或者是啊，佛。你知道這個境界啊，認識這個境界啊，「心垢洗除啊」：這個境界呀，有的是外魔，有的是內魔。這個外魔呀，容易降伏；內魔呀，很難降伏了。因為你起了邪知邪見呢，這個不容易呀，解除你這個邪之邪見。所以呀，那麼你外魔認識了，你自己的心裏邊呢，這個心垢要洗除。

什麼叫心垢呢？心裏頭的垢啊，最要緊的就是這一個貪欲，講來講去啊，就是這個貪欲。這個貪欲啊，也就是這個婬欲。你要是婬欲心沒有了，這心垢洗除了，不落邪見。如果婬欲心不洗除的話，你就很多的毛病都來了。這些個毛病，都是啊，由這種的貪欲生出來的。所以呀，種種的問題，種種的煩惱無明都生出了；生出，就落邪見了。你如果把這個毛病洗除了，那邪見也沒有了。

陰魔銷滅，天魔摧碎，大力鬼神褫(彳√)魄逃逝，魑魅魍魎無復出生，

「陰魔銷滅」：以前呢，所講這個五陰魔銷滅了，「天魔摧碎」：你有了真正智慧，不落邪見，那個天魔也摧碎了，把天魔的膽都嚇落了。「大力鬼神呢」：乃至啊，這個大力鬼神，他雖然力大，不是嘛，可以把須彌山他用手一推都推倒了，推崩了；可是啊，啊，你這個正知正見現前，你有這個楞嚴大定啊，這大力鬼神呢，他也就跑了。

「褫魄逃逝」：你把他那個魄都給喪了，他一見到你呀，啊，亡魂喪膽的，啊，就恐懼那麼逃逝，跑了。「魑魅魍魎」：這個魑魅魍魎都是妖怪之類，這是前邊都講過了。「無復出生啊」：再也不會出生了，再沒有了。

直至菩提，無諸少乏，下劣增進，於大涅槃心不迷悶。

「直至菩提呀」：一直啊，就到那個佛的境界上，「無諸少乏」：沒有一點的困難，沒有一點的問題，沒有一點的麻煩。「下劣增進」：就是啊，那種下劣的根性啊，也會向前增進去，到這個地方。「於大涅槃心不迷悶呢」：在大涅槃這個妙果上啊，心不迷悶，心不會再像以前呢，那種的迷悶了。

若諸末世愚鈍眾生，未識禪那，不知說法，樂修三昧，汝恐同邪，一心勸令持我佛頂陀羅尼咒。若未能誦，寫於禪堂，或帶身上，一切諸魔所不能動。

「若諸末世」：假設呀，在這個末法的世界的上時後，「愚鈍眾生啊」：這個眾生啊，你看他學好，你怎麼樣教他，他還往那個壞的路上走；你不教他學壞，但是他自己呀，就向那個路上走，向那壞的路上走。學好啊，好像登天那麼難；學不好啊，就好像下山那麼容易。

這個為什麼呢？就是啊，習氣太重了，這個貪欲太多了，這一種的舊習氣、舊毛病、舊業障、宿世的冤孽債呀，太多了，所以呀，你想往上上，他就往下拉著你往下拉你。啊，所以呀，學好就像登天那麼難，學不好就像下山那麼容易。哎，為什麼呢？眾生就是沒有智慧，就是愚鈍。

愚鈍的眾生啊，「未識禪那」：他不知道修道這種重要性，不知道這靜慮是這樣子的需要；啊，「不知說法」：他也不知道啊，說法。啊，「樂修三昧」：可是啊，雖然他不曉說法，不知道怎麼修行用功打坐，不知道靜慮；可是啊，他樂修三昧，他歡喜修行修定。歡喜修定必須要明白道、明白法。啊，「汝恐同邪」：你呀，如果若是恐怕這種人呢，啊，去啊，入到邪知邪見去的話，「一心勸令」：你沒有旁的辦法，你就勸他。

勸令幹什麼呢？一心勸令「持我佛頂陀羅尼咒」：勸令他誦持，誦持〈佛頂陀羅尼咒〉，就是這個〈楞嚴咒〉；你就勸他念這個〈楞嚴咒〉。啊，「若未能誦」：假設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他念來念去也背不出，總要拿著本子來念。可是啊，你「寫於禪堂」：你就教他寫到啊，他坐禪那個房子裏邊。寫到那個房子裏邊怎麼啊？因為啊，**這個經典所在之處都有佛**！何況這個咒呢！

這個咒在什麼地方啊，就有這個金剛藏菩薩，和他的金剛藏菩薩的眷屬，和他的這一切的護法善神，啊，都在這個地方。「或帶身上」：或者帶到身上。「一切諸魔所不能動」：你若帶到身上邊呢，這一切的諸魔呀，他都所不能動，他沒有法子你。

汝當恭欽十方如來，究竟修進，最後垂範。

釋迦牟尼佛悲心切切，殷勤咐囑，告訴阿難！說，「汝當恭欽呢」：說你呀，對這個楞嚴妙定，耳根圓通反聞聞自性這個法門，和這個〈楞嚴神咒〉，這個陀羅尼，佛頂陀羅尼，這種的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這個法門囉，啊，你應該恭敬而欽奉。

「十方如來」：這是十方如來的心，這就是十方如來的性，這也就是十方如來的母親。「究竟修進」：這是最究竟、最徹底、最微妙的一個修進法門。也是啊，十方如來最後的垂範，最後啊，所開示的這種的最要緊的法門。垂範，垂啊，這是一個最要緊的一個模範，最要緊的一種法則，最要緊的一種開示，令你得佛知見的這個道路。

阿難即從座起，聞佛示誨，頂禮欽奉，憶持無失。於大眾中，重復白佛：如佛所言，五陰相中，五種虛妄為本想心，我等平常未蒙如來微細開示。

阿難呢！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吩咐他，於是乎啊，「即從座起」：從他那個座位呀，就站起來。「聞佛示誨」：他啊，聽見佛所開示這種的教誨呀，「頂禮欽奉」：就向佛啊，叩頭！阿難這回可沒有哭，以前哭了那麼多次，這回啊，不哭了，吃飽了。把這個好像小孩子吃奶似的，啊，吃飽了，他就不哭了。好像那個Lisa要糖，有糖啊，也就不哭了。這回阿難也是啊，得到甜頭了，吃到甜東西了，所以也就不哭了。頂禮欽奉啊，頂禮呀，啊，恭恭敬敬的奉持這個楞嚴大定這個法門。

「憶持無失」：憶持啊，這個楞嚴神咒，也啊，一個字都不錯，啊，一個字啊，也都不漏，字字清楚，句句明白，**口誦心唯，口裏在念，心裏就想這個**

咒；啊，身上呢，就不造惡業，這身口意三業清淨了，誦持這個楞嚴神咒。

「於大眾中啊」：他在這個大眾裏邊呢，「重復白佛」：可是啊，大家不要誤會，阿難這個於大眾中重白佛言呢，並不是啊，說想出風頭，啊，想要啊，啊，叫大家看看他，不是的。是怎麼樣呢？他為眾生來求法，他不是為他自己，而是想到啊，你我現在他這些個同參道友啊，你我現在這些個人呢，他說，哦，在這個美國將來有一個法會，有一個人講《楞嚴經》，那麼那些個人或者不太了解，我現在再給他們請一請法！啊，所以你看，我們應該呀，多謝阿難呢！

「如佛所言呢」：好像佛，像佛所說的，「五陰相中」：在這個色受想行識這五陰的相裏邊呢，「五種虛妄」：在這個裏邊有五種的虛妄，這五種的虛妄，每一種就有十種的魔。那麼「為本想心」：這個就是本來的妄想啊，心。「我等平常啊」：我們現在這個大眾啊，在平時日用中啊，「未蒙如來微妙開示」：我們沒有聽見過的，從來沒有聽過佛呀，講出來這麼微妙的道理，開示我們，令我們，啊，簡直是得未曾有啊，身心泰然呢，身心都安泰。

又此五陰，為併銷除？為次第盡？如是五重，詣何為界？

「又此五陰」：這個色受想行識這五種的陰，「為併銷除」：是一起呀，同時就可以銷除了，還是要一點一點的消除呢？啊，有次第地的，好像一重一重的銷除呢？「如是五重啊」：像這樣子這五陰呢，「詣何為界」：他們以什麼做他們的一個邊界呢？做他們的一個界限呢？

惟願如來，發宣大慈，為此大眾清明心目，以為末世一切眾生作將來眼。

「惟願」：我現在呀，惟獨就願意如來呀，「發宣大慈」：發揚而宣露出你這個大慈悲心。「為此大眾」：為這個在會這個大眾啊，「清明心目」：清，就是清理，清淨了；明，明就是明白了。清淨什麼呢？清淨心目。心呢，若不明白，也不會修行；眼睛若看不清楚，要是啊，有一些個染污啊，在這個眼目裏頭，這也不會清淨，所以要清淨大眾的心目。

清淨大眾的心目，不單清淨大眾的心目，「以為末世啊」：以做呀，末世，就是現在啊，你我的時候。「一切眾生」：一切眾生，你看看，所以我說包括你我他都在內了，這一切眾生嘛！一切，你我都在一切眾生之內嘛！他也沒有跑到眾生之外去，所以呀，你我他都在這個裏頭了。我說這個你我他，也就是啊，你我他誰都有了，也就是一切眾生。你想跑到外邊去也跑不了的。

你說，我不算數，我沒有在這一切眾生之內，那你是個什麼？你說，啊，你想跑也跑不了的。真所謂：插翅難飛呀，現在；除非你跑到月球去，跑到月球也還是眾生嘛！也不能變一個名；唉！所以呀，你就乖乖的承認自己就在我們這個團體之內就好囉，不要跑了。

乖乖的懂不懂？乖乖的，就是啊，不要耍脾氣，不要發魔氣，不要覺得心裏總有點放不下，不要心裏啊，總覺得滋滋拉拉的那麼難受，滋滋拉拉的，這是啊，中國的土話，滋滋拉拉的。好像那個烙餅啊，烙的糊了，滋，這滋拉，滋拉，那麼一叫，滋滋拉拉的難受。

哎，所以呀，「作將來眼呢」：啊，做我們的將來的眼睛，也是做我們的眼睛，也是做我們將來的眼睛。啊，這個不是，這個風水呀，到這還沒有停止呢！這個將來眼，要到將來，將來是什麼時候呢？就是啊，還沒有到來那個時候。沒有到來的時候是什麼呢，時候？就是未來的時候。未來是什麼時候呢？未來就是未來那個時候。

哎，講的你聽的怎麼樣？聽的妙不妙？是沒有意思？是有意思？

106. 卷十

佛告阿難：精真妙明，本覺圓淨，非留生死及諸塵垢，乃至虛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

你們這麼笑，把他們笑的糊塗了，笑的講的什麼？你們這麼笑啊？那聽不懂話的人呢，又著急了，啊！Quickly, translation!

「佛告阿難」，佛啊，告訴阿難！說是啊，「精真妙明」：在這個精真妙明，本覺圓淨這個境界上。這個境界是什麼樣子呢？就是那個精真妙明，本覺的圓淨，就是這個樣子。「非留生死啊」：這裏頭沒有生死的，非留生死，生死在這個地方是留不住的。不單生死留不住，這個精真妙明啊，本覺圓淨，啊，「及諸塵垢」：塵垢也沒有。

這個是什麼？這個，就是那個如來藏性，這個就是那個真如的本體，這個也就是你我共有的那個佛性。不是你有，我沒有；不是啊，我有，你沒有；大家都是一樣的，就是在這個地方，就是這個精真妙明，本覺圓淨。這個裏頭啊，一塵不染，一法不立，什麼都沒有的。你要是能返本還原，返到這個地

方，那時候你也沒有無明了，也沒有淫欲了，也沒有貪欲了，也沒有這個癡心妄想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乾而潔淨。啊，所以呀，我們現在修，就是想啊，回到那個本有的那個地方去，如果，啊，沒有那個地方啊，人人都不要修了。

啊，及諸塵垢，「乃至虛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」：我們人人都見到這個虛空，這個虛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虛空就是在我們那個妄想裏邊生出來的。所以呀，這個妄想，有這個五陰，又有這個五濁，又有這個六結，生啊，種種麻煩的東西來，啊，這就是啊，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。哎，沒有事情找事情幹，為的什麼呢？就因為你呀，沒有工作了，要找一點工作。找一點工作，你若有代價也可以，可惜呀，啊，越做這個生意越虧本，越做這個生意越虧本，給人家去打工，去做工，越做是越虧本。

做這個生意，好像做生意似的，越做越虧本，虧來虧去，虧的，把這個你這個如來藏性啊，就壓到這個五陰山的底下。壓到五陰山的底下，哈，就被這個六根、六塵呢，啊，這些個土匪呀，就據為己有了，他們就佔據呀，這個五陰山呢，做他們的巢穴了；啊，所以各處去搶東西，打劫，打家劫舍，你看，你招賊窩匪到現在！

啊，先先做生意，做的蝕本了；蝕本了，啊，然後這個現在又，人命又捐上了。啊，你這個土匪各處去打家劫舍，焉能不殺人呢？就殺人！所以呀，你這個自性壓到五陰山底下，啊，就有這個六根、六塵呢，這些個土匪呀，各處去打劫！明白嗎？啊，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我這一堂經就沒有白講；沒有明白嗎？沒有明白，慢慢呢，要去學去。

斯元本覺，妙明精真，妄以發生諸器世間；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。

「斯元本覺」：這個根元，啊，一法不立，一法不生，這個精真妙明，本覺得圓淨啊，啊，斯元本覺，這個是一個根本的本覺。啊，「妙明精真」：這種的由這個本覺發明這個妙明精真。「妄以發生」：由這個時候啊，就依真起妄了，這個妄以發生。依真起妄，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，生出這種妄。「諸器世間」：這所有的有情世間，就是眾生；諸器世間，就是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這叫器世間。

啊，「如演若達多呀，迷頭認影」：好像這個演若達多呀，啊，迷頭狂走一樣。啊，他一早起一照鏡子，看著鏡子裏邊這個人，啊，有鼻子、有眼睛、有耳朵，又有嘴巴。他說，哦，我怎麼沒有頭呢？鏡子裏這個人有頭，我怎麼沒有頭呢？所以就怖頭狂走啊，你看，各處去跑，啊，找他頭。啊，你說，

你說他這個頭丟了沒丟？

這演若達多在前邊講過囉，你們還記得嗎？不記得去想一想，若記得就講出來，若不記得就想一想，演若達多倒是怎麼個樣子，倒是怎麼樣一個人？這個演若達多他是個聰明人，是個愚癡人？是個有頭的人，是沒有頭的人？如果你說這個沒有頭的人，你看見會不會認為他是個怪物？那麼你想一想！哈哈，你又開悟了？

你們對他們講啊，今天呢，是我們在座的這些個人的新生命的開始。既然是新生命的開始，我們必須要啊，洗滌身心，把以前那些個不清淨的東西都放下它；以後拿起來的東西，都要清淨。所謂清淨，就是沒有貪瞋癡慢疑，這個五鈍使沒有了；你若能以把這五鈍使沒有了，這就是啊，清淨了。

那麼今天受這個戒，這是啊，在美國人裏頭啊，在這個美國這國家裏頭，可以說是第一次，空前未有的，從前呢，沒有。那麼這第一次，你們都是啊，一些個佛教的先進者了。先進的人呢，沒有什麼好處，要吃苦的。啊，為什麼呢？你以前沒有啊！以前沒有，你也不知道怎麼樣去做？有時候就矇頭轉向的，東西南北都不知道了！自己做了錯事，自己也不知道，為什麼？根本就不明白，所以呀，也沒有地方去學去。

日本的佛法，雖然傳到美國來很久了，可是日本的佛法是一種化學的佛法，非常的化學。所謂化學呢，化學啊，這化學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啊，虛無飄渺的，他們所行的，你說佛法嗎？又不像佛法；你說是世間法嗎？啊，他又說他是佛法。所以呢，簡直的認不清它是個什麼？換一句話說，它可以說四不像；四不像，也不像牛，也不像馬，似驢非驢、似馬非馬、似牛非牛、啊，似羊非羊，不知道是個什麼？這就是啊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根據。

好像現在一個高麗的和尚，說啊，他是曹溪派，你說你高麗怎麼能你生拉硬拽，把這個曹溪派拉到你高麗去了呢？這簡直不是啊，盡掛羊頭賣狗肉！掛著曹溪的招牌，賣他高麗的，掛著曹溪水的招牌，啊，賣他高麗那個地方的沙和泥土，一點水都沒有。一點水都沒有，這你怎麼能叫一個曹溪？我並不是啊，想要說這種的話，我看的這一切的人太可憐了，以盲引盲，他說他是曹溪的，這些個聰明的美國人也跟著是變成曹溪了，也變成曹溪。

究竟曹溪的來源他都不知道？怎麼個來源？是在什麼地方？啊，那個地方怎麼個樣子，不知道？這真是啊，硬貼狗皮膏藥！哈，硬往這個身上貼狗皮膏

藥，這個話，美國人恐怕不懂？貼膏藥！啊，真是可笑！

你們現在受到啊，這個正宗的佛教的戒律，正宗的佛法，不是那種旁門左道啊，啊，藉道騙財，我傳給你個法，你給我六十五塊錢，不是的。我現在傳給你一個衣，你給的錢，不是給我，給你那個衣的錢；那個衣呀，是要買的，是不是啊！

那麼現在你搭著這個衣，每逢啊，到任何的法會，都應該呀，搭著這個衣。搭著這個衣呀，就表示啊，恭敬佛、恭敬法、恭敬僧。那麼在這個現在我們這個法會，就明天就圓滿了。以後有什麼法會，你搭衣的人要在前面站；沒有搭衣的人，就單單穿著一個袍的人，要在後邊站。那麼受戒年頭多的人，也是站到前邊；初受戒的人，站到後邊，這是啊，佛教的一個次序。在可能範圍內，若不是特別忙啊，來不急呀，就塔上衣呀，練習。

妄元無因，於妄想中立因緣性，迷因緣者稱為自然。彼虛空性猶實幻生，因緣、自然，皆是眾生妄心計度。

這個度字啊，讀勿ㄨㄛˋ。這一段文呢，是說我們這個妄念這種因緣。那麼因緣，什麼叫因緣呢？這個人不明白，不明白因緣，就惑為自然了，落到自然外道裏邊。所以才說「妄元無因呢」：這個妄想啊，它的根元，沒有一個基礎，沒有基礎；沒有基礎，就是它沒有一個體性，所以呀，這叫妄元無因。「於妄想中」：這個妄想啊，有人問我，什麼叫妄想？我說，你現在問的妄想，就是妄想；你現在問的什麼是妄想？就是你問的這個就是妄想。

這個妄想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去？它有沒有一個根？過去就沒有了。妄，妄就是啊，虛妄。虛妄，就是沒有實體的一個東西；說是一個東西，已經啊，不合這個題目了，根本就沒有個東西，沒有個東西，所以呀，也不能說它是個東西了。

啊，那麼妄想，在於妄想中啊，在這個妄想裏頭，「立因緣性」：你就妄立說它是有一種因緣性，有一種因緣性。「迷因緣者」：你有一種因緣性啊，你明白因緣，還沒有毛病；可是啊，這迷因緣者，根本就不明白什麼叫因緣？說是，那法師你講這個因緣究竟是什麼？

前邊講了很多了這個因緣，這個因緣呢，就是破外道的一種的法，是小乘的一種的法。那麼既然是小乘的法，本來沒有什麼深妙的道理，就是因緣，如是因、如是緣。那麼不明白因緣的人，就「稱為自然」：就稱這個因緣呢，

就叫自然了。所以呀，他就是囫圇吞個棗啊，把這個棗啊，囫圇吞了。什麼叫囫圇吞個棗呢？這個棗，或者你們聽不懂啊，就是啊，囫圇吃個蘋果，這個蘋果你也沒有嚼，也沒有咬，就囫圇個吞下去了。究竟什麼滋味，那不知道？所以呀，這個迷因緣的，稱為自然；不明白因緣的，這就叫自然。自然，這是一種外道的一種理論。

「彼虛空性啊」：彼，這啊，現在也不講因緣，也不講自然，現在講它那個虛空去。虛空是什麼呢？啊，彼虛空性，「虛空猶實幻生」：**虛空也是從你那個妄想裏頭生出來的**。前邊那個文殊師利菩薩那個偈頌不說過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，啊，這個空啊，在這個大覺性裏邊呢，好像海裏一個水泡沫一樣，所以呀，啊，它是由妄想生出來的。

「因緣自然，皆是眾生，妄心計度」：什麼叫因緣？什麼叫自然？這個因緣和自然呢，這兩種的說法，都是一切眾生這個妄想的心而去推度，啊，想像生出來的，都是由妄想生出來的；我說的不知道對不對？不過你們想一想看。

阿難！知妄所起，說妄因緣，若妄元無，說妄因緣，元無所有。何況不知，推自然者？

「阿難，知妄所起」：你知道這個妄想怎麼樣生起的？怎麼樣有的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知道嗎？你知道這個妄想從什麼地方來的，你才可以真正說這個妄，「說妄因緣」：你才可以說這個妄的因緣。「若妄元無」：那麼妄啊，本來就沒有一個妄。

「說妄因緣」：你再說這種妄想的因緣，從什麼地方說起呢？「元無所有」：因為這個妄沒有這個體性，既然沒有這個體性，這個妄元無所有，一無所有，什麼都沒有的，啊，是諸法空相。既然沒有這個妄元，它沒有根本，「何況不知」：你何況你又不知道呢？「推自然者」：啊，連因緣都不知道，就推究是一個自然，這落了於外道，自然外道，那又怎麼可以呢？是不可以的。

是故如來，與汝發明五陰本因，同是妄想。

「是」：因為這個，因為哪個？因為上邊所講這個道理，啊，因為這個。「故」：所以。啊，所以，所以怎麼樣呢？啊，是故如來呀，所以就如來。啊，「與汝發明」：我呀，給你講，給你發揮明白告訴你。告訴你什麼呢？「五陰本因呢」：這個**色受想行識這五陰的本因呢，是什麼？就是妄想哦！**五陰的本因就是妄想哦！

這個妄想啊，你若追究它，它沒有自體的，就是五陰，就是它的一個母親，從那個地方來的。從哪個地方呢？就是從妄想那來。五陰也是從妄想那來，妄想也是從五陰那來的。這依真起妄。

「同是妄想」：所以呀，昨天晚間我沒講嗎，這個五陰山呢，啊，就把你壓住了；又有了六賊，哈，就在那個山上啊，招兵買馬、聚草屯糧、啊，打家劫舍、無所不為；啊，這五陰山呢，把你那個如來藏性啊，給你遮蓋著，啊，露不出來。露不出來，所以就啊，這個五陰山，單單有個五陰山，還不要緊，色受想行識；啊，又來了六賊！六賊在那就做土匪，土匪周圍去打家劫舍，所以呀，就把這個如來藏性啊，給埋沒到裏邊。你若能把這個，啊，六賊、五陰呢，都降伏了，那你如來藏性也就顯現。

汝體先因父母想生，汝心非想，則不能來想中傳命。

釋迦牟尼佛，說啊，阿難！「汝體先因」：你現在這個身體，你現在這個身體先因呢，因為什麼有的你這個身體呢？哦，「父母想生」：由什麼來的？由你父親、母親這種想。這種想啊，說是想啊，其實就是一種情，就是情。不過這說想啊，是說的尤其明顯一點，就是一種情，先因父母想生。

本來為什麼說事情呢？這個卵因想生，胎因情有，阿難也是胎生，並不是卵生。所以呀，說是想生啊，這個想，就是個情，就是個情字。所以呀，往粗了說，就是妄想。啊，再往呢，深一層說，就是個想；再往深了一層說，就是個情。這先因呢，父母這個情生，怎麼情呢？父親母親呢，因為有這種的欲心，情欲了，所以呀，就發生一種的這個男女的問題；於是乎啊，就有了小孩子，這豈不是因情而有的呢？

「汝心非想，則不能來」：可是啊，你父母因為有情想，而有這種的男女的問題；那麼你在你的中陰身的時候，如果你若沒有一種啊，情感，沒有一種的，啊，愛父憎母；或者愛母憎父這種情感，也不會有你這個身體的。所以呀，在你的中陰身的時候，也是有這種情想；所以呀，啊，有你這種情想，所以你這中陰身才這個，啊，投胎。

則不能來，你要是沒有情想的話，你就不會來投胎的，你不會有你這個身體的，啊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你呀，想不承認也不可以的。則不能來，你看這個則不能來，這個語氣呀，說的很決定辭，這是決定辭！啊，就是，你若沒有情想，你就絕對沒有你這個身體，則不能來。這個是怎麼樣？「想中傳命

啊」：這是由這個情想，而啊，傳續，傳，傳就是傳承，接續你這個生命，啊，想中傳命。

你有這個生命啊，都是由這個彼此的情想互相傳遞而有的，所以這叫想中傳命。這個傳命啊，就是繼續的意思，繼續你的生命。你有這個想，才能繼續你的生命；如果你沒有這個想啊，你生死就了了。所以那個想陰斷的時候，啊，遠離顛倒夢想嘛，一切的夢想都沒了；你若妄想沒有了，你生死也就了了。為什麼你有生死呢？就因為你這個妄想啊，太多了；前念滅、後念生；後念滅、後念又生，生生不已，啊，如水波浪，川流不息。所以呀，這川流不息，也就是這個想中傳命這個道理。

如我先言：心想醋味，口中涎生，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。懸崖不有，醋物未來，汝體必非虛妄通倫，口水如何因談醋出？

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哲理呀，講的是最徹底了，這是啊，究竟的哲學，究竟的真理。可是究竟的真理，也就是究竟的妄想，你不要把這個說究竟真理，啊，這個地方，我說這個真理，就是啊，他講就有這個情形。這個情形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妄想那來的。所以呀，我說，它具有究竟一個道理，這個道理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妄想那來的。你說出妄想啊，它就有了；沒有妄想，就沒有了。

啊，「如我先言呢」：阿難！像我以前告訴你的，記得嗎？告訴你的什麼？啊，「心想醋味」：你心裏呀，這麼想，哦，這個醋啊，真酸，唉，真酸！這個酸梅呀，哦！酸呢！哎，一吃我這牙都倒了，我也軟牙了。你這樣一想的時候，哦！這口裏也有了口水就出來了，啊，這樣一想酸呢，啊，一想醋味啊，這個醋，啊，心想醋，「口中流涎」：口裏就流口水，流這個，這個口水呀，不是饞出來的，而是啊，想這酸味想出來的。所以呀，你這個無論誰呀，啊，不要妒忌人，妒忌人呢，在中國話就叫吃醋，不要吃醋；一吃醋就有酸味了，啊，口中涎生。

「心想登高」：心裏啊，想登高，啊，我沒想你就來了！心想登高，它啊，「足心酸起」：你一想登高啊，這個足心呢，哈，這個酸味也起來了，足心呢，就發酸了；發酸呢，腳心也軟了；腳心軟了，就站不住了；站不住，就要跌到那個萬丈懸崖裏去，你說危險不危險呢？啊，你說危險不危險？

哎，「懸崖不有啊」：這個懸崖呢，不是有的，是只心裏這麼想一想；心裏這麼想一想，這足就發酸了。哈，以前呢，想酸梅、想醋，是嘴酸；現在想

懸崖呢，啊，他腿酸了，腿一酸了，足也酸了。啊，這個足你說，這個足啊，怎麼會也酸呢？有一個人呢，就講了，說我知道了，法師你不要講這個道理了，我已經明白了，我已經開了悟了。

開了什麼悟呢？你昨天說，所講的那個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有六根的作用，所以現在腳啊，也會吃東西了，所以它就酸起來了；真是這個樣子？啊？唉，我不相信你這個開悟。你開這個悟啊，為什麼我不相信呢？我還沒有開這個悟呢，你就開了這個悟？那沒有這個道理的；這個道理，我不承認的。那怎麼樣呢？因為呀，這就是個妄想。這個腳並不會吃東西，也不會聽東西，也不會看東西。六根互用說是眼耳鼻舌身意，並沒有一個腳，所以呀，你開的這個悟，我絕對不承認。啊，我和你們盡糊說八扯，糊講。

不有，「醋物未來」：那麼懸崖也不是有的，這個醋物也不是有的，只憑你一個妄想，嘴也流涎了，足也酸軟了。「汝體必非虛妄通倫」：如果你這個身體呀，不是由這個妄想，虛無的妄想來的，和這個妄想做朋友，做同類，啊，「口水如何因談醋出呢」：如果你這個身體不是由妄想，由這個情想而有的話，那麼為什麼我和你談這個，啊，口水如何，你的口裏流的口涎呢，涎生啊，這個口水啊，為什麼一講這個醋，它就會出來？

講這個醋，這只不過講一講，並不是啊，真有這個東西。講一講，這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，為什麼它酸味就出來了？就覺得口裏也酸溜溜的，腳上也酸溜溜的。這麼樣子啊，你想不承認是妄想來的，可以嗎？啊，不可以的，那是從妄想來的。

是故當知，汝現色身，名為堅固第一妄想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上邊所講這個道理，所以你就應該知道；應該知道「汝現色身」：你現在這個色身，就是你這個身體，「名為堅固第一妄想」：你給它起個名字說它堅固，啊，只不過是個名而已；其實啊，這就是由你第一個妄想啊，由這個色陰而造成的。

即此所說，臨高想心，能令汝形真受酸澀；

「即此所說」：就是啊，上邊這一段文，我所說的。我所說的什麼呢？「臨高想心呢」：你做這麼一個妄想，想啊，自己站在那個萬丈懸崖上，高崖上，臨高想心，就是這個妄想的心，「能令汝形」：它就能可以使令啊，你自己這個身體，「真受酸澀」：就這麼講一講，想一想，啊！你這個腳上就覺得

酸，又覺得澀了。

怎麼叫澀呢？這個澀，就是不光滑，就覺得很酸澀的，這個就覺得這個腳啊，好像站不住了似的，要跌倒要跌倒那麼樣子。你走到那個萬丈懸崖上去，啊！你往下一看，哦！看不見底，這個腳心就發軟了，即刻呀，不要不向下跌也要向下跌了，啊，這什麼道理？就因為你這個妄想做成的。啊，你若沒有這個妄想，啊，你也是走一樣路，你在這個平地上走來走去，走多少路，這個腳心也不發軟的，也不發酸的。

你走那一個獨木橋，過那個底下看著那個水流的，啊！清流湍急，哦，這一掉下去就沒命了，沒有命了，這一掉下去啊，啊！就會被水淹死！你這樣一想，不想啊，沒有事；一想這個腳立刻就邁不動步了，就軟了，啊，哈，邁不動步，就跌下去了，這個就是你這一想的關係。你若沒有這個妄想，你閉著眼睛往前走啊，不知道有這麼個獨木橋的時候，他反而沒有事。

那說我閉著眼睛走獨木橋試一試，那也一樣掉到下去，因為什麼呢？你看不著，你一腳就踩不住那個獨木橋了。所以你看見，你若打妄想，一知道下邊是這個清流急湍的這個很流的很急這個水呀，你也就生恐懼心。啊，你要是閉著眼睛走獨木橋，那也一樣掉到水裏去。

所以呀，也不要睜著眼睛打妄想，也不要閉著眼睛死妄想；你若閉著眼睛死妄想啊，那也是行不通的，所以這個要緊在這個地方。你也不要閉著眼睛死妄想，怎麼死妄想？把那個妄想死了。你睜著眼睛打妄想，生這個妄想，你生出這個妄想，也一樣腳心發軟；你閉著眼睛也一樣掉到那個萬丈懸崖裏去。所以這個閉著眼睛這個辦法也不是個辦法。啊，最難了就是在這個地方，怎麼樣呢？你最好就是不打妄想，那就沒有事。

由因受生，能動色體。汝今現前順益違損，二現驅馳，名為虛明第二妄想。

「由因受生」：啊，因為啊，你受這個生，才有這個身體，「能動色體」：你這個色體呀，這個色身呢，有色質的這個形體，「汝今現前」：你現在呀，這個現前，你呀，順著這個有益的事情，你就啊，歡喜；違，這個有損害你這個事情，你就不歡喜。「二現驅馳啊」：這兩種的妄想驅馳，互相啊，驅馳。「名為虛明第二妄想」：這個就是你這個虛明，虛，不實在；明，是個光明。但是這個光明是個不實在的光明，這是你第二種的妄想。

由汝念慮，使汝色身。身非念倫，汝身何因隨念所使，種種取像，心生形取，

與念相應？

因為你這種的妄念，「使汝色身」：你這個念，使你這個色身。「身非念倫」：身呢，並不是這個念；身呢，和這個念不是同類的，可是它們為什麼互相有一種的感覺？「汝身何因隨念所使」：為什麼你這個身你起這一個念，你這個身呢，就隨這個念來使用？被這個念來支配？

「種種取像」：在這個種種的取像裏邊，「心生形取」：你這個心，生這一個念，形啊，就想去啊，取這個東西，「與念相應」：它和這個念呢，是相應的，是一致行動的。你這個身，為什麼和這個念就會一致行動呢？這個念，什麼叫個念？念，就是想念。一念、二念、三念、四念、五念、六念、七念、八念、九念、十念，啊，這個念呢，就是個一念。

這一念裏邊，在那個仁王護國般若經上說，一念裏邊，就有九十個剎那，有九十個剎那。這剎那，是很短很短的一個時間。在一剎那裏邊呢，就有九百個生死；有九百個生死，也就是九百個生滅。生滅，所以呀，一念之中，啊，所以才說：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，你若能以你一念不生啊，全體現。什麼全體呢？就是全體大用，就是那個如來藏性啊，你本有的家珍，本地的風光，本來的面目，現前了，全體現。六根忽動被雲遮，你六根稍微一起的時候，就被雲遮住了。

所以才說啊，啊，你修道的人呢，能到一念不生，那時候，鬼神都沒有辦法你。你若能一念不生，就能一念不死；啊，你若不能一念不生，也不能一念不死；啊，這個地方很要緊，你若在這個地方明白了，一念不生，你全體現了；你六根再一動啊，就又被烏雲遮上了。

寤即想心，寐為諸夢，則汝想念，搖動妄情，名為融通第三妄想。

「寤即想心」：寤，就是醒著。前幾天我不講那個莊公寤生，可是啊，他媽媽因為他寤生，所以就遂惡之，就討厭他。愛共叔段，她啊，歡喜這個第二個兒子，共叔段。共叔段欲立之，啊，她想立他做皇帝，啊，繼承他的父位，所以呀，這個武姜啊，左一次右一次向武公啊，請命，說是啊，叫他那個小兒子做皇帝，不要叫他那個大兒子做皇帝。那個武公不准，鄭武公不准他立；不准他立，所以呀，結果還是莊公立。莊公立，這個武姜，就叫這個共叔段去造反，啊，結果也失敗了，就是那個寤生。

這個寤啊，就是沒有睡覺。寤即想心，醒著的時候啊，你這個就是這個想陰

當權的時候，想心。「寐為諸夢」：你要是睡著了，這就是啊，這個夢，這個想陰就是會有夢，會變夢。沒講到那個想陰的時候，啊，他就睡著了，旁邊那捶衣服啊，舂米呀，他就聽著是撞鐘呢，敲鼓呢，啊，也就是這個想陰。他睡著了，他就啊，有這種錯覺。

「則汝想念，搖動妄情」：那麼在夢的時候，你這個想念搖動，就知道啊，啊，撞鐘擊鼓這種妄情。「名為融通第三妄想」：這個名字就叫融通。融通啊，就是融而通之，通而融之；就是啊，互相合作，我告訴你，互相合作，醒著，這個想陰；睡著了，這個想陰；這就現在的名詞叫互相合作。互相合作就是通融，這就是想陰的妄想，這是第三想陰。

107. 卷十

化理不住，運運密移，甲長髮生，氣消容皺，日夜相代，曾無覺悟。

「化理不住」：這化理不住啊，這就是行陰。這個行陰呢，好像水波浪似的，那麼川流不息的，它啊，不停止的。也就是啊，啊，前念生，後念滅；後念滅，後念又生，這麼互相啊，生滅，這是行陰。化理，這種啊，它這種變化這個道理；不住，不停止，總是這樣的去啊，去工作，不停止，不休息。「運運密移」：這個運運呢，這個運呢，就是運轉的意思；運轉運轉就川流不息。密移，密移你看不見，它這個是很輕微的，啊，在你不知不覺的，它就搬了家了；你不知不覺的，啊！它就變了樣，密移，運運密移。

什麼運運密移呢？好像「甲長」：什麼叫甲呢？甲，就是指甲。指甲，啊，你兩天不剪，它就長得有這麼長；這三天不剪，它又長一點；四天不剪，它又長一點。啊，它一天比一天長，一天比一天長，可是它怎麼樣長呢？每一分鐘、每一秒鐘長多少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它怎麼長出來的你知道不知道呢？啊，這個甲長，長啊，就一天比一天長。

「髮生」：你這個頭髮，啊，我這個頭髮一個月不剪，大約就有四分長；一個月不剪有四分長，你知道它一天長的多少呢？也不知道？啊，說那我可以統計一下，你統計呀，這不一定是正確的；哎，你用這個電腦算術機算一算，看一看它知道不知道？啊，髮生。

「氣消」：這個氣呀，就一天比一天就衰敗了，這叫氣消。你好像青年的人，天真活潑；壯年的人就壯；等老年的人呢，這個氣就消了。消，不是沒有了這麼講，就是衰敗。這個「容皺」：這個容啊，也雞皮鶴髮了，這個面貌啊，

也老的不得了了，啊，再想裝一個後生的人，裝一個年輕的人，也做不到了。你就怎麼樣化妝，你八十歲的人也不能變成二十歲年輕的男子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容皺。

「日夜相代」：白天晚間它都工作的，你這個甲長、髮生、氣消、容皺，白天晚間都一樣工作的，它不停止的它的工作，它真是啊，比那個鐘錶啊，都勤力。鐘錶有的時候你不上鏈，它會停止呢；這個你不要給它上鏈，它也一樣的工作。但是啊，除非死了，死了就不工作了。

「曾無覺悟啊」：這樣子，它就這樣子日夜相代，日夜來摧你呀，啊，由少而壯，由壯而老，由老而死；啊，死了再生，生了再死，這叫死死生生，生生死死，永遠都不覺悟，永遠在這個裏頭迷迷糊糊的，啊！糊塗而來，糊塗而去，這就是啊，行陰的一種妄想。

阿難！此若非汝，云何體遷？如必是真，汝何無覺？

阿難呢！「此若非汝」：說你這個身體呀，甲長髮生，氣消容皺，如果不是你的話，「云何體遷」：怎麼你這個身體會遷變呢？此若非汝，云何你的身體會遷變呢？會由少年的時候就搬到中年的時候，由中年的時候又搬到老年的時候，由老年的時候又搬到死的時候。如果這不是你的身體，嗯，汝必非真，這不是真的。

「如必是真」：如果你說它一定是真的話，「汝何無覺」：你怎麼不知道呢？你為什麼一點感覺都沒有呢？甲長，你也沒有感覺；髮生，你也沒有感覺；啊，氣消，也沒有感覺；是面皺，也沒有感覺；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變了樣了？

不是你的，云何體遷？那麼不是你的，它怎麼會變化呢？怎麼在你身上變呢？你說這個指甲不是你的，它怎麼在你身上長長呢？你說這個頭髮不是你的，它怎麼在你頭上長長呢？你說這個氣不是你的，怎麼你覺得氣不足，就衰弱了呢？你這個面如果你說不是你的，它怎麼會皺呢？啊，你說這個容皺不是你的，那你自己的面怎麼會皺呢？啊？這，啊，你不能說不是你的！

如必是真，若說是一定是你的，你說，哦，這是我的，你怎麼不知道呢？這是兩邊都給他破！啊，你說是你的也不對，你說不是你的又不對，這都不對了！那麼你說這怎麼辦？**就是妄想！**就是在這個地方，妄想做成的。

則汝諸行念念不停，名為幽隱第四妄想。

「則汝諸行」：你這個行陰，「念念不停」：它也是念念不停的。「名為幽隱」：這一種念念不停的，不容易覺察得到的，它有微細的動相；幽隱，啊，幽隱呢，啊，你不容易覺察得到的這種的變化。變化密移，毫無感覺，一點感覺都沒有，這就是第四種的行陰的妄想。

又汝精明湛不搖處，名恆常者，於身不出見聞覺知。若實精真不容習妄，

「又汝精明」：在你這個精明這個時候，「湛不搖處」：湛清而不搖動這個地方，「名恆常者」：這個名字如果若是叫它叫恆常的話，「於身不出見聞覺知」：那麼在你身上啊，不會有這個見聞覺知。「若實精真」：假設若真是精真的話，「不容習妄」：就不會呀，有這個習氣和妄想發生了。

何因汝等曾於昔年睹一奇物，經歷年歲，憶忘俱無，於後忽然覆睹前異，記憶宛然，曾不遺失？則此精了湛不搖中，念念受熏，有何籌算？

「何因汝等，曾於昔年」：有什麼原因呢？你呀，在以前，昔年，在以前，「睹一奇物」：看見呢，一個很奇怪的東西，「經歷年歲」：經歷呀，不知道多少年歲？「憶忘俱無」：這個憶也沒有了，忘也沒有了。你若有個忘，說我把什麼事情忘了，那還有個記憶。你現在啊，憶忘俱無，也沒有記，也沒有忘了。

「於後忽然呢，覆睹前異」：在這個以後，於後，忽然呢，覆睹前異，又啊，看見以前呢，所看見那種奇怪的東西，「記憶宛然」：啊，在這時候，你就啊，想起來了，啊！以前怎麼樣記憶的，怎麼樣遇到這個奇怪的東西，那時候怎麼樣見呢，「曾不遺失」：一點都不會忘的。

「則此精了啊」：這個能回憶以前的這種精了啊，「湛不搖中」：在這個湛清不搖的這裏邊，啊，「念念受熏，有何籌算」：在這個裏邊呢，念念受熏，念念呢，有這種熏習的這種的情形，啊，有何籌算？怎麼樣子算計算計呢？怎麼樣想一想啊？啊，他怎麼就已經忘了這件事情，那麼然後又遇到這樣的事情，就會又想起來；那麼在沒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，已經忘了，也想不起來；遇到了之後，又隨著就想起來；這是啊，有何籌算呢？啊，誰給記的賬呢？誰給算計的呢？

由這個證明啊，在你這個八識田裏邊呢，記得，不過你說忘了，那麼於是乎

啊，就想不起來。那麼你幾時再見到它，就又回憶起來。啊，這並沒有一個人呢，給記上賬，就是在八識田裏邊呢，這個天然的在那存在。

阿難當知，此湛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靜，流急不見，非是無流。若非想元，寧受妄習？

阿難！你應該知道，「此湛非真」：這個前邊呢，這個湛不搖中啊，這個湛，不是真的。「如急流水呀」：怎麼說它不是真的呢？就好像那個急流水，它那個水流，「望如恬靜」：你看著它，好像啊，那麼沒有波浪似的，沒有流。可是啊，「流急不見呢」：它那個水流啊，因為沒有波浪，它流，你也看不見這個水流。「非是無流」：不是啊，沒有流，它是啊，流，你看不見，它啊，這種流沒有波浪而已。

這個識啊，和這個行陰，前邊那是行陰呢，現在是識陰；這個識陰呢，裏邊，「若非想元」：這個假設若不是妄想的話，「寧受妄習」：若沒有妄想，他就不会受這個妄的習氣來熏他了。

非汝六根，互用開合，此之妄想，無時得滅。

如果呀，不是到你這個六根能以呀，有互用開合這種境界，六根互用的這種的程度，「此之妄想啊」：這個妄想啊，「無時得滅」：沒有時候啊，它可以滅的；除非你到這個六根互用這個境界上，這個妄想啊，就消滅了。

故汝現在見聞覺知，中串習幾，則湛了內，罔象虛無，第五顛倒，微細精想。

「故汝現在」：所以呀，你這個現在，「見聞覺知」：你這個見聞覺知，「中串習幾」：你這個六根見聞嗅嘗覺知啊，這種的知覺性，中串習幾，你這個這種知覺性裏邊呢，中間呢，串合著，串起來一樣；就好像啊，用繩串起來一樣。習幾呀，習，這個習氣的；幾，幾是啊，幾微，最微細的這個地方，幾微，就你不容易覺察得到，不容易看的見的。

啊，「則湛了內」：就在你這個湛了這種性內，「罔象虛無」：啊，罔，你說它有嗎，它又沒有；象，你說它沒有嗎，它又有。這種虛無飄渺的這種情形，這就是就是第五種的顛倒。「微細精想」：這個微細呀，不容易覺察得到的，這個微細的境界。精想，這種想啊，這種妄想也是很細的，也是很不容易覺察到。

阿難！是五受陰，五妄想成。

阿難呢！「是五受陰」：這五種的陰，這個五種的受陰，五種的受陰呢，就是這個色受想行識，這五種的陰呢，你都有領受的這種的情形。所以呀，五種的妄想，也就發生出來了。

汝今欲知因界淺深，唯色與空，是色邊際；唯觸及離，是受邊際；唯記與忘，是想邊際；唯滅與生，是行邊際；湛入合湛，歸識邊際。

「汝今欲知」：你現在啊，想要知道這個五陰這種妄想啊，「因界淺深」：它啊，每一個陰呢，它的界限，淺呢？是深？怎麼樣子？它的邊際在什麼地方？我現在告訴你。「唯色與空」：唯這個色而對空，「是色邊際」：這個就是色的邊際。「唯觸及離，是受的邊際」：這個觸塵和這個受，和這個受陰，這是受的邊際。「唯記與忘」：你這個記呀，和這忘啊，這就是想的邊際。惟滅和生，是行的邊際。「湛入合湛」：你清淨又合這個清淨，這就是啊，歸這個八識的這個邊際。

此五陰元，重疊生起；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。

這個五種的陰呢，這個五陰的這個根本，「重疊生起」：它呀，重複而啊，重複的這個疊生，生了又生，這種的互相啊，循環，互相啊，幫助。那麼這生啊，就因為啊，這個識才有的。滅呢，就從色除。怎麼會滅呢？因為有色呀，它若滅色，它就歸空，這所以滅。這個生，就由識生出來的；滅，就由這個形色而滅。

理則頓悟，乘悟併消；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

「理」：在理上來講啊，這個道理，「頓悟」：你很明白了，可是啊，「乘悟併銷」：乘，就是啊，這種的乘除的方法。你悟啊，悟了，這個乘悟併銷，也沒有這個乘，也沒有悟了。這個你把這個若明白了，理則頓悟，啊，乘悟併消，你若明白這個理了，把這個道理明白了，那麼你就連這個悟啊，都消了。「事非頓除啊」：在這個事相上，在理上講啊，你是悟了；在事上講啊，你還要啊，「因次第盡」：你要啊，好像脫衣服似的；脫衣服啊，脫了第一層，又到第二層；第二層，然後脫第三層，第三層、第四層、第五層。這啊，你在這個事相上啊，要由次第而盡，次第沒有。這個理是你明白了，你明白這個理，但是你還沒有修呢，還要修，才能啊，啊，把這個陰，五陰都破了。

我已示汝劫波巾結，何所不明，再此詢問？

「我已示汝」：我呀，以前已經啊，告訴過你，「劫波巾結」：我用那個巾呢，結了六結。「何所不明」：你怎麼還不明白呢？現在你還不明白？「再此詢問」：你還啊，啊，來又這麼，啊，向我多問，又這麼囉囉嗦嗦的。

汝應將此妄想根元，心得開通，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，令識虛妄，深厭自生，知有涅槃，不戀三界。

「汝應將此」：阿難呢！你應該將這種的「妄想根元」：這個妄想啊，生出來的它的這個來源，根本的來源。「心得開通」：令啊，一切的眾生都明白這個道理，開通了悟這個道理。「傳示將來」：你再啊，把這個道理呀，傳給道那個末法的時候，將來「末法之中諸修行者」：這一切修道的人。

「令識虛妄」：令他們也都知道啊，這個虛妄啊，的妄想，「深厭自生」：他啊，這個自己呀，生出這種妄想，這種的他很明白了，很明白，很了悟，知道這種的來源，和它的脈絡，生一種啊，厭惡的心。那麼「知有涅槃」：令一切的眾生知道有涅槃可證，「不戀三界」：不啊，留戀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個三界之中啊，不留戀呢，這個三界火宅了。這三界火宅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！

蓮池大師啊，出家，蓮池大師啊，是中國很有名的一個法師，他呀，出家了，出家，總想回家看看他太太。左一次、右一次，看了很多次。那麼他太太呀，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一想，這個自己的丈夫出家也不修行，還有這一種情愛放不下，啊，回到家裏來，這個，啊，不是一個好辦法。於是乎啊，她就在進門的那個地方啊，挖了一個坑；挖了一個坑啊，上邊呢，用這個蓆子之類呀，又遮上它。這個裏邊放的什麼呢？啊，上邊遮上，這個坑裏邊就放它一些個火！

那麼蓮池大師有一次又回來；回來一邁步，就掉這個火坑裏了，說，啊！妳這怎麼弄個火坑呢？他太太說，你知道是有，知道是火坑，為什麼你還回來？啊，這一句話他開悟了，喔，以後再也不回來了。這也就表示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，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都不是安樂的地方，所以呀，就好像火宅那麼樣子。

阿難！若復有人，徧滿十方所有虛空，盈滿七寶，持以奉上微塵諸佛，承事供養，心無虛度，於意云何，是人以此施佛因緣，得福多不？

阿難！「若復有人」：假設有這麼一個人，「徧滿十方所有虛空」：充滿了十方世界所有的虛空，「盈滿七寶」：這個虛空裏呀，裝滿了七寶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硨磲、赤珠、瑪瑙這個七種的寶物。「持以奉上」：拿著它來呀，奉上「微塵諸佛」：供養啊，無量無邊有微塵那麼多的佛。

「承事供養」：又叩頭、又禮拜、又供養，「心無虛度」：這個心呢，沒有一時一刻把它空過了，空過了。「於意云何」：你，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？「是人以此施佛」：這個人呢，用這麼多的七寶，來「施佛因緣」：供養佛，把他這個七寶都布施給佛了。這種因緣，「得福多不」：他所得的福報多不多？啊，多不多你講了！

阿難答言：虛空無盡，珍寶無邊。昔有眾生施佛七錢，捨身猶獲轉輪王位；況復現前，虛空既窮，佛土充滿，皆施珍寶。窮劫思議，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更有邊際？

阿難答覆佛這個問，就說了，說，虛空是無盡的，沒有窮盡，珍寶是無邊的。「昔有眾生啊」：以前有一個眾生，「施佛七錢」：就啊，布施佛呀，七個錢，「捨身猶獲」：等在他死後了，尚且得到這個「轉輪王位」：轉輪聖王。這轉輪聖王啊，就他有一千個兒子，那有幾多太太？那沒有講；總而言之有一千個兒子說。這個轉輪聖王啊，他啊，有大威德，他有這一種啊，車呀，在一個時辰裏頭可以呀，周遊這個四大部洲，那麼這個比這個什麼，比這現在火箭大約都還快的，他有這種寶物。

「況復現前」：那麼他啊，布施給佛七個錢，他都得到轉輪聖王這麼大的果位，啊，況復現前，況復啊，他這個現身啊，「虛空既窮」：在虛空他也窮盡了，「佛土充滿」：所有的佛的國土啊，都充滿了，「皆施珍寶」：他呀，不只七個錢呢，施這個盡虛空徧法界這麼多的七寶。「窮劫思議」：在這種的功德呀，就是窮盡無量的劫數啊，也不可思議那麼多的劫數，「尚不能及」：也是算不過來呀，算不出來他這個福德，算不盡他這個福德。「是福云何更有邊際」：這個福你怎麼可以說它再有一種邊際呢？它沒有邊際。

佛告阿難！諸佛如來語無虛妄。若復有人身具四重、十波羅夷，瞬息即經此方、他方阿鼻地獄，乃至窮盡十方無間，靡不經歷；

佛告訴阿難！說啊，「諸佛如來語無虛妄啊」：諸佛呀，不打妄語，不說不撒謊的，不講假話的。「若復有人」：假設若有人，「身具四重」：這個身

具四重，四重就是什麼呢？就是殺、盜、婬、妄，這叫四重，四重罪。在這個楞嚴經上，這叫四種清淨明誨，在前邊你們都聽過了，這叫四重，又叫四重。「十波羅夷」：十種阿，波羅夷，就是你受這個菩薩戒，那不有十重嗎，就是那十種。啊，犯波羅夷呀，就是棄，棄呀，撇棄到佛法大海之外，不通懺悔的這十種罪。這十種罪啊，就是你想明白就看看那個受菩薩戒那個十重，前邊那個十重，就是十種波羅夷罪。

「瞬息即經」：這麼一轉眼呢，就經過了。經過什麼呢？「此方他方阿鼻地獄」：經過這一方，又他一方這個的阿鼻地獄。「乃至窮盡十方無間」：乃至於到十方國土這個無間的地獄。啊，「靡不經歷」：靡不經歷呀，就是任何的地方地獄，他都遊徧了，他都受徧了這個罪了，這叫靡不經歷。

能以一念，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，是人罪障應念消滅，變其所受地獄苦因，成安樂國，

「能以一念」：你呀，能以呀，一念這麼短暫的時間，「將此法門」：將這個楞嚴大定啊，這個法門，「於末劫中」：在這個末法的時代，這個時候，「開示未學啊」：開示啊，沒有學過佛法這些個人。

「是人罪障應念消滅」：你能以一念的時間這麼短，將這個楞嚴經這個法門，啊，開示啊，那個沒有學過佛法這些個人，這個人的罪業應念消滅，就是啊，應你的念呢，就消滅了；就是很短的時間呢，罪業就消滅了。「變其所受」：變他呀，所受這個地獄的苦因，「成安樂國」：變成啊，就是他地域的苦因呢，也變成安樂國了，不會呀，再有痛苦了。

得福超越前之施人，百倍、千倍、千萬億倍，如是乃至算數譬喻，所不能及。

「得福超越」：這個呀，講楞嚴經這個人他所得的福報啊，超越「前之施人」：就是啊，以前用這個盡虛空徧法界這個七寶，布施給呀，微塵數的如來、諸佛，供養承事。啊，可是啊，超這個你能以講《楞嚴經》，能以呀，給這個不懂佛法的人說這種的法門，你所得的福報啊，就超越過這個人呢，百倍、千倍、千萬億倍，「如是乃至」：啊，像這樣子啊，這重起來重起來，啊，乃至「算數」：算數啊，和這個譬喻。「所不能及」：也算不出來究竟是多少？沒有法子算的出來。

阿難！若有眾生能誦此經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廣說，窮劫不盡，依我教言，如教行道，直成菩提，無復魔業。

阿難！將來呀，若有這個眾生，能讀誦這個《楞嚴經》，能持誦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如我廣說呀」：假設我要是廣說呀，詳詳細細的說啊，「窮劫不盡呢」：說多少個大劫也說不完這種好處啊！

「依我教言呢」：你們各位啊，要依照我所教誨你們的這個話，「如教行道啊」：照著這個方法去修行，啊，「直成菩提」：直接就可以成就這個無上的菩提覺果，「無復魔業」：不會啊，再有一切的魔業。

佛說此經已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，天人、阿修羅，及諸他方菩薩、二乘、聖仙童子，並初發心大力鬼神，皆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佛呀，說完了這個經，啊，「佛說此經已」。「比丘」：這一切的大比丘；「比丘尼」：啊，和這個一切的比丘尼，就是女的出家人，你們大家都明白了。「優婆塞」：優婆塞就是男居士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就是「近事男」。近事男呢，就是近事啊，佛的男人。「優婆夷呢」：就是近事女。「一切世間」：所有一切的世間。「天」：天上的天人；人間的人；和這阿修羅。阿修羅，你們也都認識了，他是啊，脾氣最大，好打架。

啊，這個說他那個狗是阿修羅，或者他那個人也是阿修羅。我相信聽過《楞嚴經》，就會變菩薩了，不會再有這個阿修羅的氣了。

「及諸他方」：哎，你看，這個菩薩就來了，他方的菩薩。「二乘的聖仙童子」：乘，就是二乘的聖人；聲聞、緣覺；童子，童子啊，就是童真入道的。「並初發心大力鬼神」：這個最大力的鬼神，方才發心。「皆大歡喜」：一起都高興，作禮而去。

這個現在我們聽完了這個經，無論是誰，是天上的人、人間的人、是阿修羅、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無論哪一類的眾生，都要發菩薩心了，都要行菩薩道了，都要做一個菩薩，啊，不要再去啊，做那些個其他的那個因的眾生，要種這個佛因，種菩薩因，結菩薩果，這是啊，結佛果，將來是成佛的。我們這個所有一切眾生，釋迦牟尼佛早就給我們授記了，說是啊，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」，你就不要說念多了，就說南無佛！將來啊，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啊，一定會成佛的。

我們現在聽了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你明白了很多的佛法，這個功德不可思議，所以說啊，你就用七寶滿十方的虛空啊，那個功德都沒有啊，這個你講《楞

嚴經》這個功德大。這個所以呀，我們這次把這個《楞嚴經》也講完了，你們苦啊，也都了了，我的苦也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不必這麼辛苦了。那麼將來啊，去行菩薩道，或者那時候還有苦；有苦，不過你自己願意受了，不是啊，人家勉強叫你受的了。那時候你自己呀，就願意去接受這種的問題了。

那麼在這個法會講圓滿之後，要休息二個禮拜；休息二個禮拜呢，之後，再繼續講這〈普門品〉。這觀音Bodhisattva，這個生日就快來了，九月十九，今天八月初一，中國的陰曆啊，八月初一，那麼還有一個月零十九天，那麼就是啊，觀音的誕了。那麼觀音誕，講這〈普門品〉，就是啊，《法華經》第二十四品，英文第二十四品，中文呢，是第二十五品。因為翻譯那個《法華經》啊，有一品它沒有翻譯，所以呢，講普門品。

普門品講完了，如果有人聽，有人真心想要聽，可以呀，講《法華經》。那麼這個過了兩個禮拜之後呢，我講普門品。在這兩個禮拜期間呢，無論誰呀，想要來到這個佛堂來研究佛法，還可以照常來，那麼現在果前呢，在這也可以和果前來互相研究，願意學佛法，隨時都可以來的。我或者還有一些個事情沒辦的，要處理處理這個事情。再過兩個禮拜之後啊，我想啊，這個叫這個果地也辛苦辛苦，請他給大家研究一點佛法，不過現在還沒有決定研究什麼？

果璞呢，也發發菩薩心，給大家再把這個《楞嚴經》再往深了研究一層，因為他會中文呢，他都懂。中文既然懂，把中文的意思翻譯成英文，這是很難的一件事，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；因為他明白了，就很容易；他若不明白，就很難的。

所以呢，發發菩薩心，行行菩薩道，我希望啊，我們聽過這個《楞嚴經》之後，每一個人都發菩薩心。無論是什麼，是天上的人，現在我再說一遍，人間的人，是阿修羅，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都要發這個覺悟的心，不要再迷了。覺者就是佛，迷者就是眾生，我們現在呀，都希望趕快一點覺悟。

這個光陰呢，是過的非常快，在不知不覺啊，把這個暑假的時間呢，就過去了。在中國孔子說過，說這個人生啊，就好像這個流水似的，川流不息，過去，時光就不會再回來了。

又有的人說：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」，說這個一寸呢，一寸的光陰呢，就好像一寸呢，黃金那麼樣寶貴。可是這黃金呢，你若丟了，還可以呀，想法子再把它找回來；這光陰過去了，就沒有法子啊，再把它找回

來了。由這樣看來呀，這光陰呢，比黃金更貴重。所以在佛教裏說：「一寸時光，就是一寸的命光」，這個時光已經過去了，這個命光也就少一點。所以才說啊：「時光減處命光微」，時光啊，減少了，命光啊，也就少一點。所以呢，我們對這時間呢，一定要看重了，不要把它隨隨便便地就放過去。

在我們這個暑假的時間，由早晨六點鐘就開始，或者打坐，或者研究這個佛經。那麼由早晨到晚間九點鐘這個時間，每一個人呢，都很認真去用功修行。我相信在這個期間，比這個黃金呢，更貴重，比這個鑽石也更有價值，所以能以呀，聞薰聞修，大家在一起。

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裏頭，這個時間可以說是最寶貴，最有價值的一個時間；可惜這個時間不太長，那麼轉眼之間就過去了。過去了，可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學的這個佛法，在每一個人的腦筋裏頭，在每一個人的八識田中，在那個八識田裏邊，都種下去一個寶貴的金剛種子，金剛的種子。那麼這個種子種下去了，等到將來呀，一定會結這個金剛不壞的這個果。金剛不壞的果，就是佛果，就是成佛！

那麼在什麼時候成呢？這就看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呀，的耕耘灌溉。這個種子種下去了，但是好像種田似的，種到地裏頭，你必須要啊，譬如給它灌一點水，除一除它這個草，把這個地呀，耕的軒騰起來。那麼你把這個地的草除去，就是怎麼樣呢？怎麼樣叫除這個草呢？就我們每一個人呢，要時時刻刻防微杜漸。

怎麼叫防微呢？防微呀，就是防備的，防備，預防這個微細處，我們心念呢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令它生很多雜念；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有雜念，這叫防微杜漸。防，防就是防備，防備著這個很微細的這個念頭生起來；杜漸，杜絕這一切的這個妄想；杜漸，就是杜絕，杜絕它沒有了這個妄想。

那麼這是啊，每一天這樣的用功，每一天這樣去修行，栽培灌溉；就好像種田，我灌一點水，嗯，我再啊，把這個地呀，收拾沒有草，那麼一天一天的，你這個金剛種子，啊，種到地裏去，就生這個菩提芽。菩提芽，生這個菩提的這個芽，菩提樹啊，生出來了，這就菩提芽生出來(芽，就是牙齒的牙，用這個草字頭啊，那個芽)。菩提芽生出來，將來就結這菩提果。可是你要保護這個菩提芽，保護這個菩提果，你不要啊，啊，也不管它了，也不灌水，也不去栽培它，那麼它就會枯槁，會乾。

你能以呀，灌溉，怎麼叫灌溉呢？你就天天呢，學習佛法，用這個佛法的法

水呀，來灌溉這個菩提芽，這樣子呢，久而久之，你這個金剛的果也就會成就了。如果你過去這個時間，就不繼續著理它，啊，這個金剛的種子種下去了是種下去，它啊，也不容易生出來的；你必須要啊，好好的保護著你這個金剛的種子，不要再做以前所歡喜做的事情，要啊，常常啊，把自己呀，就是要守規矩，循規蹈矩，要守規矩，不要再像以前呢，那麼樣子不守規矩啊，做一些個不守規矩的事情。

那麼你守規矩這就合佛法，不守規矩就不合佛法，所以呀，我們做人呢，一定要循規蹈矩，要啊，依照規矩去做去，不要太放逸了，不要太浪漫了，這是啊，我對每一個人的期望都是這樣子。

在這個暑假的期間呢，講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一定啊，所謂：「一歷耳根，永為道種」，經這個耳朵一聽這個經典的道理，永遠呢，在你八識田裏邊呢，有這種的菩提的種子。

那麼今天你們很幸運的，今天恭喜你們各位，在這個三個多月的期間，已經啊，圓滿呢，你們的學業。你們學業圓滿了，可是你們這個工作要開始了。什麼工作呢？啊，要去啊，把這個世界整個人類的痛苦要解除了。因為人類的痛苦必須要有人呢，幫忙它，然後啊，這個才能解除。

這個人類的痛苦，不是啊，單單某一個國家有痛苦，是整個世界的人類都有。那麼整個人類都有痛苦啊，必須要啊，有大智慧的人，來呀，提醒每一個人的這種痛苦，然後啊，他才能知道啊，啊，尋求一種真正的快樂。

最大的痛苦是什麼呢？最大的痛苦，就是人類呀，有一種貪心。有貪心，這是最苦惱的一件事；有瞋心，也是最苦惱的一件事；有癡心，也是最苦惱的一件事。那麼這個貪瞋癡啊，這是三種的毒藥！這三種的毒藥，每一個人呢，都認為它是啊，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呀，和它就不脫離關係。為什麼他不脫離關係？就因為他沒有明白；若明白了，那麼人類的痛苦就沒有了。

那麼這一次啊，這個楞嚴講習法會，由七月十六號開始，每一天由早晨六點鐘，到晚間九點鐘，這個不停的來修行，不停的來學習。那麼這三個多月的時間是非常寶貴，可是現在這個寶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，你們寶貴的學業，學到你們身上去。你們把這個所學的佛法，去告訴整個世界，令整個世界的人都離苦得樂，那麼得到真正的大智大慧。啊，不要再去做一些個愚癡的事情，不要再去做一些個對人類無益的事情。

那麼這一次啊，可以說是在整個世界上啊，佛教的一個第一次，所謂：空前未有，在從來就沒有的。因為這個講經的時間是很多，不過都沒有這樣的一天到晚不休息的這樣去做。你們現在把所學的這些個佛教的道理，用它來呀，去成就整個呀，世界上啊，在這苦海裏邊的人，令他們通通都離苦得樂，早成佛道，這是我所希望的。

我明天晚間呢，是要先由聰明的人問起，你們那個不聰明的人呢，就知道了。所以呀，今天你們誰聰明的人，一定要答覆我這個問題，你們覺得哪一個是聰明的，就要預備好了；你若是不是聰明的，就不要預備，你忘了它。但是哪個是聰明的？哪個不是聰明？我明天提出來名字問，不是啊，就那麼問。

如果愚痴的人明天能答覆出來，也就算你聰明了。所以呀，愚痴的人也有一個機會給你叫你聰明。你們現在呀，來開始講一講楞嚴經的道理，你印那個楞嚴經的時候，要那個法滅盡經那個果真翻譯那個要印到每一本上，每一本上都印上，那很短的嘛！因上它。

在佛教裏邊，有很多的經，非常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經典，就是楞嚴經。有楞嚴經的地方，就是正法住世；楞嚴經沒有了，這就是末法現前了。所以我們每一個佛教徒，必須要拿出我們的力量來，拿出我們的血來，拿出我們的汗來，來擁護這一部楞嚴經。在法滅盡經上說得清清楚楚，那末法時代，楞嚴經先滅，那麼其餘的經典，跟著就滅了。

如果楞嚴經不滅，那麼正法時代就現前，因為這個，我們佛教徒，必須要，啊，以這個生命來護持楞嚴經，以我們的血，我們的汗來護持楞嚴經，以我們的志願來護持楞嚴經，令楞嚴經發揚光大，啊，流通到每一個角落去，流通到每一粒微塵裏邊去，流通到盡虛空徧法界裏邊去。如果能這樣子，這就是正法大放光明一個時候。

為什麼楞嚴經它會滅呢？就因為它是太真了。楞嚴經是佛的真身，楞嚴經是佛的舍粒，楞嚴經就是佛的真正的塔廟。所以楞嚴經這樣真，這個一切的魔王，就用出種種的方法，來毀滅楞嚴經。首先，他就造謠，啊，說是楞嚴經是假的。為什麼他說楞嚴經是假的？就因為楞嚴經所說的太真了！尤其四種清淨明誨，二十五聖各說圓通，那麼這五十種陰魔的境界，這都是啊，旁門外道妖魔鬼怪所受不了的。

所以有一些個無知的人，就說楞嚴經是偽造的；楞嚴經所說的道理，是既正確又合理；妖魔鬼怪，旁門左道都無所遁形。一般無知的人，尤其無知的學

者，無知的這一些個吃糞的教授，他枉測聖言，在他一知半解的這種糊糊塗塗的，沒有什麼學識，沒有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就妄加批評。我們學佛法的人，要深深知道這種的關係，所以我們到處要提倡楞嚴經，我們到處要宣揚楞嚴經，我們到處要為人呢，解說這個楞嚴經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就令這個正法久住於世。

那麼楞嚴經如果是假的，我願意給大家來做保證！如果楞嚴經是真的，這當然沒有什麼問題；如果楞嚴經是假的，我願意永遠永遠都啊，墮地獄去。啊，因為我不認識佛法，以假當真了。如果楞嚴經是真的，那麼我就生生世世都發願要弘揚這個楞嚴大法！隨時隨地我啊，要弘揚楞嚴的真理！那麼這一點，各位應該注意的。

楞嚴經若不是啊，佛所說的，那任何人也說不出來的，任何人也說不出來楞嚴經的，所以呀，這一些個無知的人，妄加批評，希望趕快的醒悟，不要再造拔舌地獄的這種的苦因；無論哪一個學者，哪一個國家的學佛法的人，趕快的要痛改前非，自己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！

那麼我對於所看見楞嚴經的人，所聽見楞嚴經的人，所研究楞嚴經的人，那麼都早很快，早成佛道！